

如此美好的天气……

外国短篇科幻小说佳作选

生命线【美】罗伯特·海因莱因

我的房客【保】埃米尔·马诺夫

如此美好的天气……【美】艾·阿西莫夫

机灵鬼和万能博士【苏】勃·克鲁戈沃夫

爱

【日】宫崎惇

流星

【美】约翰·温德姆

目 录

流 星·····	1
生 命 线·····	23
机灵鬼和万能博士·····	45
如此美好的天气·····	72
我的房客·····	99
爱·····	111

【美】约翰·温德姆 著

流 星

裴 蜀 译

房子震颤起来，窗户嘎嘎地响。一个相框从壁炉台上滑下来，掉到炉边的地上。接着传来一声物体撞击地面发出的巨响，淹没了玻璃碎裂的声音。格雷厄姆·托夫兹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下，擦干净洒在手上的葡萄酒。

“这种事儿总是把人吓一跳，”他说，“准是新装置的第一次试验，你说呢？”

萨丽摇了摇头。美丽的金发晃动起来，映着灯光闪闪发亮。

“我看不象。不过这次和过去的试验不大一样，过去总是连响两声。”她说。

她走到房间另一边的窗子前，拉开了窗帘。外面一片漆黑，玻璃上挂着雨滴。

“会不会是哪个试验装置失去了控制？”她说。

外面的门厅里响起了脚步声。门开了，她父亲探进头来。

“你们听到了吗？”他有点儿小题大作地问，“我想没准儿是个小流星。我好象看到果园外的田野里有微弱的亮光闪了一下。”他说完就走了。萨丽追了出去。格雷厄姆不慌不忙地走出房间一看，见萨丽正紧紧抓住她父亲的胳膊。

“不成！”她语气坚决地说，“我不能让晚饭摆在桌上等着，全凉了。不管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反正它跑不了。”

方丹先生瞧瞧她，又瞧瞧格雷厄姆。

“真霸道，她总是这么霸道。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想娶她。”他说。

吃完晚饭，他们打着手电筒出外寻找。没费什么事，便找到了撞击地点。几乎就在田野的中央，有一个直径约八英尺的坑。萨丽养的狗米蒂嗅着刚被掀起的泥土；他们三个人则仔细观察这个坑，但却得不出什么结论。不管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个坑，它自己大概已经埋在里面了。

“可以肯定，这是一颗小陨石，”方丹先生说，“明天咱们叫些人把它挖出来。”

奥恩的日记摘录：

在我们离开福塔星^{*}的前一天，科塔夫茨阁下对我们讲了一番话。现在我把讲话的重要部分记下来。对于我这本日记来讲，我自己再也写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前言了。为了欢送我们，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有几千人参加，但集会的形式却再也随便不过了。这是故意这样安排的。

一开头，他就强调说，虽然在我们当中有人充当领袖，但他们只是负责行政事务。除去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平等的。

“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男人还是妇女^{**}，都是志愿人员。”他一面说，一面环视着周围黑压压的人群。“既然你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你们报名参加的动机也必然千差万别。但是，不管你们各自怀着什么个人目的，也不管动机是多么自私自利，你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下定了决心，不让我们的种族灭亡。

“明天，这些球形器就要发射出去了。

^{*} 奥恩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福塔星球的位置的线索，也没有提到它到底是颗行星、卫星，还是颗小行星。——作者原注

^{**} 这些福塔星的统治者用“男人”、“妇女”来称呼其成员。但这里所谓的“男人”、“妇女”不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作者原注

“明天，凭着主的意志，福塔星球的科学技术将战胜大自然对我们的威胁。

“所谓文明，就是能够改造自然、能够支配自然。一旦获得了这种支配，就必须不断维护它。在我们之前，还有其他动物在福塔星球上占过统治地位。但它们没能建立起文明，没能取得对自然的支配。自然条件一旦发生变化，它们便衰落、灭亡了。而直到现在，我们总是能在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时适应它们，因此我们繁荣昌盛起来了。

“不仅如此，我们的人口还繁衍到如此之多，要不是能够支配自然，我们是养活不了自己的。我们为了做到这一点，曾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但是现在，最严重的困难降临到了我们头上。虽然我们仍是生气勃勃，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福塔星却正在老化。我们就象是一个个年轻的灵魂，被束缚在一具衰老下去的机体里……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奋斗着生存下来了。我们不断适应环境，不断改用新的资源，不断东拼西补。但是现在，我们被束缚得越来越紧，我们再也无法挣扎了。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要趁自己还健康强壮，赶紧逃出这里，去寻找新的家园。

“我毫不怀疑，许多年之后，福塔星上还会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子孙。但是，他们将生活得更加艰苦，只是为了维持生存，就得花费极大的力气。这就是我们要趁现在还能腾出力量和财富的时候，把这些球形器发射出去的原因。

“你们这些人将乘球形器出发。等待着你们的是什么呢？我们甚至连想象都无法想象。这些球形器要向天外各个方向发射。你们着陆后可能会有所发现，也可能毫无收获。我们将运用一切技术能力来送你们上路。但是，你们一旦出发，我们便只有用祈祷来帮助你们了。愿你们，我们的种子，落到丰饶的土地上。”

他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又说：

“你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否则就不会献身于它了。然而，你们还需终身去领会它，并竭力让下一代也懂得它。你们每个人都是文明的代表。你们每一个人，无论男女，现在都好比是一个容器，一个潜在的源泉，内中储存着福塔星球所有的成就。你们掌握着一个星球的历史、文化和文明。你们要利用它们，很好地利用它们。必要的话，就把它们传授给别人。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如果有可能的话，应把它们加以改进。别让它们原封不动，因为，任何文化要存在下去的话，就必须不断发展。那些过分迷恋过去的人是不会有前途的。要记住，在宇宙中很可能再不会有其他智力动物了。这就意味着，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不但对我们的种族承担着责任，而且对所有将演化成为有思维能力的生命承担着责任。

“上路吧！怀着智慧，怀着仁慈，怀着和平与真理，上路吧！
“我们的祈祷将伴随着你们，飞入那神秘的太空……”

……我又透过望远镜观察了一次我们的新家园。我觉得，我们这一组真是幸运儿。我们的新家园是一颗既不年幼，也未衰老的行星。这次，笼罩着它表面的云层比以前少些，因而观察起来也就清楚些。它闪闪发光，象一颗蓝色的珍珠。我看到的这一面大部分被水覆盖着。据说它有三分之二的面积被淹在水底下。能生活在一个不用整天为灌溉和供水发愁的地方，可真不错。但愿我们能有好运气，能降落在干燥的土地上，不然的话，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

我也观察了几颗别的球形器将要去星球。它们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年轻，表面象谜一样地被云覆盖着，还有一颗，无疑已经衰老了，比我们可怜的福塔星强不到那儿去——尽管天文学家们说，它在今后几百万年中仍具有供养生命的能力。我为我们这一组要前往那蓝色的、闪闪发光的世界而感到高兴。它好象在向我们招手，我内心充满了希望，对这次远征的畏惧也随之减

少了。

我已经不太害怕了。在过去一年中，我已学到了一些宿命论。我将进入球形器，接着，麻醉气体会催我不知不觉地入眠。当我醒来时，就已经在那个熠熠发光的新天地里了……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我便会长眠不醒，不过，我自己什么都感觉不到……

这一切都很简单，真的，如果你对此有信念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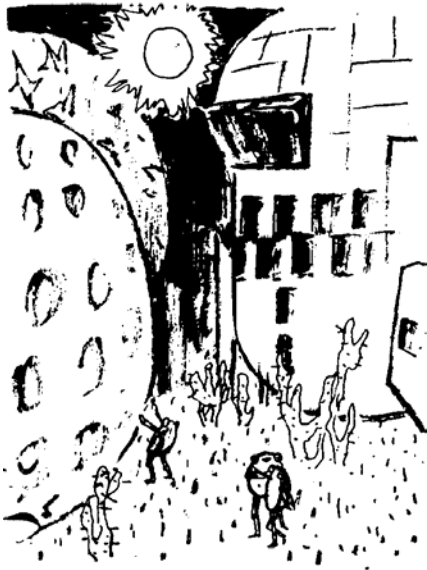
今天晚上，我又去把球形器仔细地最后看了一遍。到了明天，在一片忙乱的准备工作中，我就没有时间来思考了——其实那样倒更好。

它们是何等的奇迹啊！简直令人吃惊，称羨，令人不可思议！为建造它们所花费的劳动是无法估算的。它们看上去仿佛会把地表压碎，深深陷入福塔星自己的土地，而不可能飞入太空。在所有的人建造出来的东西里，它们真是巨大得无与伦比！我几乎无法相信，我们能金属造出三十个这种和山峦一样高大的东西。但它们现在就屹立在那儿，等待着明天出发……

它们当中，有的将飞向毁灭……

啊，主啊，如果我们所乘的那个球形器能保存下来的话，就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切吧。主啊，让我们不辜负所有这些巨大的努力吧。

很可能，这些就是我所写下的最后遗言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当我重新拿起笔时，我将是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在一个陌生的天空下……



“你们不该碰它，”从警察局来的巡官晃着脑袋说，“你们应当让它留在原处，等候有关当局来检查。”

“那么请问，谁是负责检查流星的有关当局呀？”方丹先生讥讽地问。

“这是个不相干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这是颗流星？这年头儿，天上能掉下好多东西来，不光是流星。即使你们现在已经把它挖出来了，也无法肯定它究竟是什么。”

“它看上去不象是什么别的东西。”

“那也一样，它本应由我们负责处理。没准儿这还是什么保密装置哩。”

“那么，警察自然是对所有的保密装置都一清二楚啦？”

萨丽认为这时她必须插嘴了：

“好了，好了。下次再掉下颗流星来，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对吗？咱们是不是去看看它？它现在在外面的小屋里，看上去没什么可保密的。”

她把他们领到院子里，嘴里不停地说着，以免巡官和她父亲发生口角。

“真是出乎意料，它陷入地里那么浅，工人们一会儿就把它挖出来了。它又远非我们原来想的那么烫，所以他们搬运它时没费什么事。”

“要是你听见工人们关于它的重量是怎么说的，你就不会说‘没费什么事’了。”她父亲说。

“它就在这里面。”萨丽说着，把他们领入一间散发着霉臭的小平房里。

这颗陨石看上去极其普通。它被搁在没有上漆的地板上，是一个直径大约两英尺多的球体，表面上坑坑洼洼的。

“我看，如果它是件什么武器的活，也只能是颗古代的炮弹。”

方丹先生说。

巡官反驳道：“我们早有命令，任何落下的神秘物体必须先由陆军部的专家检查，在此之前任何人不得触动。这是一项原则。我们已经通知了陆军部。现在谁也不许再移动它，要等他们派人来看了再说。”

格雷厄姆刚才一直沉默不语，现在却走上前来，把一只手放在陨石上面。

“它几乎全凉了，”他说，接着又好奇地加了一句：“它是什么材料做的呢？”

方丹先生耸了耸肩。

“我想，它只不过是一块大的陨铁。我注意到的唯一奇特之处，是它掉下来时只是轰隆一响，再没有别的事情发生。假如它是件什么秘密武器的话，也准是件非常乏味的武器。”

“不管怎么样，我要下达命令，在陆军部的人看过之前，谁也不许挪动它。”巡官说。

他们转身向院子里走去，但巡官在门口停了下来。

“什么东西在嗞嗞作响？”他问道。

“嗞嗞作响？”萨丽反问。

“是一种嘶嘶的声音，听！”

他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巡官把头略微偏向一边。不错，能听到一种极其微弱的持续不断的声音。但要找出发出声音的地方却很困难。四个人不约而同转过身去，忐忑不安地注视着那个球状物。格雷厄姆犹豫了一下，又走进屋内。他俯下身去，把右耳贴着那个球状物。

“不错，是它在发出嘶嘶声。”

他突然闭上了眼睛，全身摇晃起来。正当他要跌倒时，萨丽冲过去把他扶住了。其他的人也急忙过去，帮着她把格雷厄姆拖了出来。一呼吸到新鲜空气，他几乎立刻就清醒了。

“真怪，出了什么事？”他问。

“你敢断定声音是从那个东西里发出来的吗？”巡官问。

“是的，一点儿没错。”

“你闻到什么奇怪的气味没有？”

格雷厄姆扬起眉毛：“噢，你是指毒气？没有，我什么也没闻到。”

“唔。”巡官点了下头。接着他把目光转向方丹老先生，颇有些扬扬得意。

“难道陨石会发出嘶嘶嘶的声音吗？”他问。

“嗯——我实在不知道。看来我是错了。”方丹先生认输了。

“这就对了。大家注意，鉴于目前的情况，我建议，在专家到来之前，咱们全都后撤——最好撤到宅子的另一边，在那儿找个遮挡严实的地方，以防意外。”

奥恩的日记摘录：

我真给弄糊涂了。我刚刚醒来。是一切已经结束了呢，还是我们起飞失败了？我搞不清楚。我们进入球形器时，是在一小时以前、一天以前、一年以前、还是在一个世纪以前？不，不会只过了一个小时，这我有把握，因为我四肢无力，身子又那么酸痛。我们曾被事先告知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们曾说过：“在旅程全部结束前，你们什么也不会知道。旅程一旦结束，你们会觉得身体虚弱，因为你们的身体在路上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尽管这种虚弱会很快消失，我们还是给你们准备了一些装在胶囊里的浓缩食品和兴奋剂，以便你们可以更快地克服旅途的疲劳。”

我已经吃了一粒胶丸，并开始感觉到它的作用。但我仍然难以相信这一切已经过去了。

我们登上高高的球形器，进入它的内部，又按事先的指令散

开，这好象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弹性房间，钻了进去。我打开阀门，让我那个房间的内墙和外墙之间充上气。当内墙膨胀起来时，我感到自己被托到了一个空气垫子上。房间的顶部鼓了下来，四周的墙也向我挤来，这样，我就不会受到来自任何一个方向的冲击的伤害。然后我就这样等着。

我当时等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也说不上来。我只觉得自己刚才还清醒和强壮，现在却非常疲劳，而且浑身酸痛。

这时我才知道，旧的生活已经结束，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我房间的墙壁已经缩回去了。气泵正在把麻醉气体排出去，把新鲜空气抽进来。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来到那颗美丽的、闪闪发光的蓝色星球上了。在我们头上的新的天空中，福塔星现在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意识到这点，我的心情有些激动。迄今为止，我的一生是在一颗行将灭亡的星球上度过的。在那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致命的沮丧心情。但是，现在我获得了新生。在这里将有工作、希望和生活，我们将建设这个世界，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我能听见钻机正在工作。这是在为我们打开一个出口。我禁不住想，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如果我们面临艰难困苦，那倒比落到一个富足的环境里更容易保持信仰。不过，不管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信仰。我们有几百万年的历史，有几百万年积累起来的知识，这一切都必须加以继承。

但阁下说过，我们还必须准备适应环境。这里可能早就存在着生命，天晓得它们会是个什么样子！在一颗如此年轻的星球上，很难想象会有真正具有思维能力的动物。但可能智慧已在这里发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动物，把它们找到，加以培养。它们可能和我们大不一样，但我们要记住这是它们的世界，并尽力帮助它们。我们要铭记，在别的动物的星球上阻碍它们的发展，即使它

们的生命形式与我们的相去甚远，也是十分不道德的。如果我们发现任何这样的动物，我们必须既教导它们，又向它们学习，并同它们合作。也许哪一天，我们会建成一种文明，它比原来福塔星的文明还更伟大……

“布朗警官，你在干吗？弄那玩艺儿做什么？”巡官问。

这位警官正提着什么东西的尾巴，那是一只毛绒绒的动物尸体，软塌塌地倒悬着。

“先生，这是只猫。”

“说的就是这只猫。”

“我是想，没准儿陆军部来的先生要把它检查一下。”

“难道陆军部会对死猫感兴趣吗，警官？”

这位警官做了番解释。他刚才冒险到小屋里去了一趟，想看看那儿又出什么事没有。他想起巡官曾说过，屋里可能有毒气，便把一根绳子拴在腰上，以便他万一被熏倒，别人可以把他拖回来。然后，他便把身子俯得低低的，爬进了屋子。然而他的小心原是不必要的。那嘶嘶或嗞嗞的声音早就停止了，毒气也显然已经散去。他一直凑到了那个球状物的跟前，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但当他凑得再近些，耳朵几乎贴到球面上时，却听到微弱的嗡嗡声。

“嗡嗡声？”巡官问，“是嗞嗞声吧！？”

“不，先生，是嗡嗡声。”他停了一下，想打个合适的比方。

“它听起来非常象一台圆锯发出的声音，不过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警官由此推论，不管那个球状物是个什么东西，它还在活动。于是他命令手下的警察们在一条土埂后面隐蔽起来。在随后的一个半小时里，他几次跑到小屋那儿朝里望望，但没有发现任何变化。

当警察们正准备吃些三明治充饥时，警官发现有只猫溜进了院子，在小屋门口嗅来嗅去，但他并没有劳神去干涉。半小时后，他吃完饭，吸了支烟，便又走到小屋那儿去看看。他看到这只猫正躺在“陨石”旁边。当他把猫提起来时，发现它已经死了。

“是被熏死的吗？”巡官问。

警官摇了摇头。“不是熏死的，先生。这正是令人奇怪的地方。”

他把猫的尸体放在矮墙上，把它的头抬起来，露出下颚。那儿有一小片黑毛被烧掉了，烧痕的正中央有一个细小的孔。

“唔，”巡官点了点头。他用食指触了触烧痕，然后把手举到鼻子跟前闻了闻。“不错，是灼伤，可是没有火药味儿。”他说。

“还不止这些呢，先生。”

警官又把猫头放下来，给他看头顶部的一块灼伤，这块和下颚上的那块灼伤一模一样。接着，警官从衣袋里取出一根直直的细铁丝，从下面的那个孔里插了进去。铁丝从头顶部的孔里穿了出来。

“谁有那么大本事能弄出这两个孔来，先生？”他问道。

巡官皱起了眉头。用一件口径极小的武器，在非常近的距离内可以造成一个这样的孔。但是，这两个孔却象是同一粒子弹的入口和出口。可子弹穿出来时又不会留下那么整齐的一个孔，也不会把出口处的毛都烧去。整个看来，这只能是用两粒微型子弹，一粒从猫头上部，一粒从猫头下部，在一条笔直的线上射击而造成的伤痕。但这样作毫无道理。

“你能解释这一现象吗？”他问警官。

“先生，我可摸不着头脑。”警官答道。

“那个东西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在嗡嗡作响？”巡官又问。

“它不再嗡嗡响了，先生。当我在屋里发现这只猫的时候，什么动静也没有。”

“唔，”巡官点了点头。“陆军部的人员是不是该来了？”

奥恩的日记摘录：

这是个可怕的世界！我们好象是被贬到了一个怪诞的地狱之中。难道这里就是那个迷人地向我们招手的美丽的蓝色星球吗？我们真不明白，完全给弄糊涂了。这个地方太可怕了，它使我们心惊胆战，我们是文明的花朵，现在却在那些可怕的怪物面前畏缩起来。我们怎能为这样一个世界带来秩序呢？

我们现在藏在一个漆黑的洞里。我们的领袖伊斯正在设法为大家选择一条最佳的行动路线。没人会羡慕他的差事。我们周围的一切不仅是个谜，而且令人无法思议，这可叫他一个人怎么防备呢？现在我们九百六十四个人就全靠他了。原来是有一千个人的，可是刚才出了事：

我听见钻机停了下来，接着是当啷一响，那是它被拆下，又从被它钻出的长长的通道中撤了出来。跟着就传来了集合令。我们爬出各自的房间，收拾起个人的什物，到中央大厅会合。我们当时的领袖还是桑斯，他亲自在那儿点名。只有四个可怜的家伙没能经受住旅途的紧张，除他们之外每个人都在。点名之后，桑斯做了个简短的讲话。

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是永远不可逆转的了。还没有一个人知道，球形器外面究竟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们被拆散了，在重新和其他人接上联系之前，每一组人都必须选出自己的领袖，独立行动。

“我们需要的是长期的勇气，而不是一时的鲁莽，”他说，“不要逞英雄。我们要时刻把自己视为建设未来的种子。每一粒这样的种子都是极其珍贵的。”

他的话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我们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其他球形器的命运如何。因此，我们必须把自己当做唯一的幸存者来行事，就好象如今只有

我们掌握着福塔星的全部成就。”

他带头走进刚钻成的通道，并且首先踏上新的土地。我和其他人跟在后面，心中充满一种从未有过的复杂情感。

这就是我们进入的世界，它是如此奇怪，让我怎么来描述它呢？

首先，这是个阴暗朦胧的世界——而当时并不是晚上。在阴暗的天空中，挂着一块巨大的灰色板子，这个世界的光线就来自那里。从我们站着的地方望去，这块板子好像是梯形的，但我怀疑这是透视原理在作怪。事实上，它是一个正方形，又被两条深色的粗杠四等分，形成四个小正方形。在我们头上的一片冥冥之中，能隐约看到一些颜色更深的线，这些线不规则地互相交叉，我猜不透它们的意义。

我们脚下的土地真是怪透了。它是一片广柔的平原，但又一条条地隆起，还布满了结构松散的小块岩石。这些隆起的地方象是凸起的岩层，但不是一层压一层，而是并列的。它们都向一个方向延伸，远远地消逝在我们前后的朦胧之中。紧挨着我们是一条地缝，和我的身高一样宽，也是笔直地向前后方向延伸。越过它，可以看到在相当长的距离之外还有另一条同样的裂缝，和它完全平行。再过去是第三条，看来还有第四条。

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同伴有些神经紧张。他嘴里喃喃咕咕，说什么这是一个几何形的世界，照亮它的是一个方形的太阳。

“胡扯！”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

“那你如何解释这一切呢？”他问。

“我决不急急忙忙地轻易做出解释，”我说，“我得先观察，在收集了足够的材料之后，再作结论。”

“那么，你从一个方形的太阳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他又问，可我没理他。

不久我们便全部集合在球形器外面，等待桑斯做指示。他正要讲话的当儿，突然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这是一种有节奏的、柔和的啪打声，还对不时伴有刺耳的刮东西的声音。它听起来有种不祥的征兆。由于恐惧，我们一时都僵住了。还没等我们动弹，一只极其可怕的怪物从球形器后面冒了出来。

和当时我们面前那个怪物比起来，历史上所有旅行家的见闻都会黯然失色。要不是亲自目睹，我是决不会相信世间还会有这种动物的。我们最先看到的，是在球形器边上出现的一张巨大的脸，它高高地悬在我们头上。即使是最勇敢的人，看到这张脸也要发抖。

这张脸是黑色的，所以在阴暗中很难分清它的轮廓，不过还能看出它的上部较宽。在怪物的头上，隐约呈现出两只高高耸立的耳朵。这只怪物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们，两只有些吊眼角的巨大的眼睛闪闪发光。

它停了一下，眨了眨大眼睛，然后又朝我们凑过来。我们现在能看到它的腿了。它们就象高大的柱子一般，然而行动起来却非常灵敏自如。那么巨大的家伙，能做到这点可真令人惊愕。它的腿和脚都覆盖着浓密的纤维，看上去象是一根根闪亮的黑色金属丝。它弯下腿，把头低下来看着我们，呼吸时一股可怕的恶臭直吹到我们头上，凑近了看，它的脸更加叫人惊骇。它张开了黑洞洞的嘴，一条巨大的粉红色



舌头嗖地伸了出来，接着又收了回去。嘴的上面是一根根又长又粗的尖刺，它们向两旁挺着，还微微地打颤。盯着我们的那两只眼睛是冷酷的、愚昧的。

我们刚才都楞住了，现在有些人又吓得慌了手脚。那些离怪物最近的人都急忙往后闪。这时，怪物的一只大脚猛地举了起来。巨大的、突然张开的黑色利爪往下一拍，当它收回去时，二十个我们的男人和妇女早已变成了一堆内酱。

我们被吓瘫了。每个人都瘫了，只有桑斯除外。他忘记了自己所作的注意个人安全的指示，向那个怪物扑了过去。巨爪往上一举，在半空中滑翔了一下，接着又砸了下来。这第二下凶狠的一击又要了十一个人的命。

接着我又看到了桑斯。他正站在两只脚掌的正中间，手中握着射击棒，仰面望着悬在上方的那颗狰狞的头。我看见他举起了手中的武器，开始瞄准。和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较量，真是愚蠢，是英雄式的愚蠢。但是桑斯知道该怎么办。突然，只见那怪物的头抽动了一下，四肢也颤抖起来，接着便一声不响地倒在它站立的地方。

但是桑斯却被它压在下面了。他真是个勇敢的人……

这以后伊斯便担任了领袖。

他决定，我们必须尽快找个安全的地方，以防还有别的这样的怪物潜伏在附近。我们一找到安全之处，就可以把工具和设备从球形器里搬出来，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他决定带领我们顺着两条地缝之间的大路前进。

走了好长一段路之后，我们来到一座高高矗立的笔直的峭壁下面。峭壁的表面划分成一块块长方形。这些长方形的大小完全一样，真是奇妙。在峭壁脚下我们发现了一个洞，它看起来又宽又深，里面的高度也很一致，令人好生奇怪。刚才说什么这是几何世界的那个人也许并不是那么愚蠢……

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总算有了个藏身之处，可以躲开那些刚才被桑斯杀死的怪物的同类。这个洞对它们的脚掌来说是太窄了，就是脚掌上长的那些尖爪子也只能伸进一点点儿来。

（又过了些时候）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伊斯带着二十个人去探索这个洞穴，看看除了回到曾经停着球形器的那块平原外，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出路。

伊斯离开之后，我们其余的人便等待着，并注意观察情况。有好一阵子一直平安无事。显然，那只怪物是单独行动的，这使我们大大松了口气。那只怪物现在就躺在倒下的地方，紧靠着球形器，象座黑色的山丘。不久，出了一件奇怪的事。突然间，有更多的光亮倾泻到平原上来。一个巨大的、带钩子的东西落到了被杀死的怪物身上，把它拖走了。接着是一阵雷鸣般的响声，我们周围的一切都被震得直颤动。随后，光线又暗了下来。

我决不安图对这些事做出解释，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能理解它们。我只是尽自己的力量，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

又平安无事地过了一段时间。这次的时间要比上次的长得多。伊斯和他带去的人已经出去很久了，我们开始担心，他们会不会又出了什么事。就在这时，我们可能遇到的最坏的情况突然发生了，使我们措手不及。

那块平原又变得明亮起来。我们脚下的大地开始回荡起隆隆的巨响。它剧烈地颤动着，又引起一阵阵的震荡，使得我们几乎站立不住。我从洞口望出去，看见了一幅甚至现在我还难以置信的景象。在这种形状的怪物旁边，原来那只怪物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是些活生生的，走来走去的动物，它们用后腿站立，比我们那巨大的球形器还要高出三、四倍。我知道这无法令人相信，但这是事实。有四个这样的动物站在那儿，在它们的重压下，难

怪整个平原都在隆隆作响。他们向我们的球形器俯下身子，把前腿放在上面，把它抬了起来，——不错，就这样把那金属的庞然大物抬了起来。当它们抬着这么重的东西，迈开巨大的脚咚咚地走开时，我们周围震动得更厉害了。

我们当中有些人对这一景象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有一百来个人冲出了我们的洞穴，咒骂着，哭泣着，挥舞着他们手中的射击棒。但是太晚了，他们和怪物们已经相距很远，无能为力了。再说，我们又怎能对付得了这样的巨兽呢？

现在，我们的球形器连同里面的全部宝贵物资已经丧失了。我们从福塔星球继承来的东西已经没有了。除去几件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我们现在是一无所有，只能用这点东西来建设我们的新世界了……

做了那么艰苦的努力，飞了那么遥远的距离，只落得这么个结果，真是令人心酸……

祸不单行。过了一会儿，伊斯的两个同伴带着可怕的消息回来了。

在我们的洞穴后部，他们发现了一块地方，那里布满宽敞的隧道，隧道里臭气熏天，不知是什么动物及其粪便的气味。他们艰难地沿着隧道走下去。有几次，他们受到几种不同的六足动物的困扰，有几次又被一些八足动物袭击。这些动物形状可怕，其中许多都比伊斯他们的个头大，并且有可怕的嘴和爪子作武器。它们既恶毒又凶猛，见人就扑。虽然它们看上去形容可怖，但事实不久就证明，它们只是在进行突然袭击时才具有真正的危险性，因为这些动物的感觉迟钝，只要一露头，很快就会被射击棒除掉。

经过几番这样的遭遇战，伊斯终于带着队伍到达了隧道那头的开阔平川，一个人也没损失。灾难是在他们来接我们时，在往回走的路上落到头上的。一些凶猛的灰色动物袭击了他们。这些动物比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怪物小一倍。伊斯他们猜想，那些隧道

便是它们修建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当那些怪物全被消灭时，我们的人也几乎全部丧命了。伊斯本人也战死了。在所有他带去的人中，只有这两个人能安然回到我们中间。

这个新的、可怕的悲剧使我们渐渐意志消沉、丧失勇气……

我们挑选莫因作新领袖。他决定，我们必须前进，穿过那些隧道。我们身后的那片平原太贫瘠，球形器又没有了，如果我们留在那儿，是会饿死的。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到达那边的开阔平川，我们应当相信伊斯的血不会白流，再不会有灰色的怪物来袭击我们了……

愿主保佑，这个恶梦般的世界将在隧道那边变成清明的天地……

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能够和平地生活、工作和建设，难道这个要求有什么过分吗……？

过了几天，格雷厄姆又登门来拜访萨丽和她的父亲。

“我想你也许想听听关于你那块‘陨石’的初步报告。”他对方丹先生说。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位老先生问他。

“噢，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已经弄得很清楚了。他们只是已经证明它根本不是块陨石；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他们却还摸不着头脑。当他们决定要把那个球状物带走的时候，我已经对它发生了很大兴趣。我对那些人吹了一番牛，又冲他们晃了晃我的战时服役证明，他们才同意破例让我也跟了去。因此，你们完全可以把我的话当成机密来听。

“当我们在专门搞研究的地方仔细检查那个东西时，它看上去只不过是个实心的金属球。关于这种金属的性质现在还未作出任何报告。不过，球上还有一个洞，洞口很光滑，直径大约有半英寸。这个洞一直向里延伸，大约通到球的中部。这可叫陆军部

的那些人大伤脑筋，他们想找个最好的办法来对付这个球。最后他们决定把它一锯两半，看看里面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在一个坑里安了台能自动锯东西的装置，把它开动起来；然后我们全退出一定的距离，以防万一。可是，金属球锯开之后他们都益发给弄糊涂了。”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萨丽问。

“嗨，实际上什么事也没发生。当自动锯走空之后，我们关掉电门，走了过去。那个球躺在那儿，已锯成整整齐齐的两半。但它们并不象我们所估计的那样是实心的。球的外层是约六英寸厚的金属壳，那倒是实心的。但接着便是约一英寸厚的细软的粉末。这种粉末具有绝缘性能，使得陆军部的人颇感兴趣。再往里是一层比较薄的金属隔层，那里面是一个个排列奇特的小隔间。这些小隔间真象是一片蜂房，只是它们是用某种有弹性的、象橡胶似的材料做成的。每一个小隔间都是空的。比这些小隔间更靠中心的一层，是用金属隔成的一些小间，它们比外面那一层的隔间大得多。这些金属小间里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一捆捆细细的管子、一些象是细小的种子似的东西，以及各种各样的粉末。当金属球被锯开时，这些粉末撒得到处都是，现在还没有对它们仔细检查呢。最后，在球的中心是一个直径大约四英寸的空间，它被纸一样薄的箔分隔成几十层，里面什么也没有。

“那件秘密武器就是如此。如果你能从这堆东西得出什么结论的话，陆军部的人肯定会乐意听听的。甚至那粉末状的隔层都使他们大失所望，因为他们发现那些粉末并不具有火药的性能。现在他们正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弄不清这玩艺儿到底能和什么东西沾上边儿。”

“这的确令人失望。它看上去就是块陨石嘛——要是它不啾啾作响的话。”方丹先生说。

“陆军部里有个人猜测说，它也可能是某种陨石，是某种人

造的陨石，”格雷厄姆说，“不过，其余的人都认为他想得有点儿太离奇了。他们觉得，一件穿过太空被送到这儿来的东西，绝不会这么令人费解。”

“假如它果真是从太空飞来的，那可该多好啊！”萨丽说，“我是说，那它就不会又是一件什么秘密武器，而是件比那有意义得多的东西。它会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我们人类可能有一天也会取得这种成就……”

“要是我们真的也能做到这点，该有多好啊！想想看，有朝一日，所有对秘密武器、战争和暴行已经忍无可忍的人们可以乘上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飞往一个干干净净的世界，在那里重新创造生活！这样，我们就能把一切使得这个旧世界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的东西抛在后面。我们所希望的，只不过是一块使人们能够工作，能够建设、能够获得幸福的土地。要是我们能在什么地方重新开始就好了，我们将会有一个多么可爱的世……”她突然停了下来，外面传来一阵狗的狂吠。这吠声又变成一阵拖得长长的嚎叫，萨丽不由得跳了起来。

“那是米蒂！”她说，“这是怎么回事？”

两个男人也跟着她奔出了屋子。

“米蒂！米蒂！”萨丽唤道。但见不到狗的影子，甚至连它的声音也听不到了。

他们拐向左边，刚才的声音好象是从那边传来的。萨丽第一个看见，在小屋墙边的草丛中躺着一团白色的东西。她一边喊着，一边向那团东西奔去。但那团东西一动也不动。

“啊，可怜的米蒂！”她喊道，“我想它是死了！”

她在那条狗的瘫软的身体旁边跪下。

“她真的死了！”她叫道，“我感到奇怪的是……”

她话没说完就猛地站起身来。“啊，什么东西螫了我一下！啊，疼死了！”她捂住腿，疼得眼睛里一下子充满了泪水。

“这是怎么回事……？”她父亲说话了，眼睛望着那条狗。
“这是些什么东西？是蚂蚁？”

格雷厄姆弯下腰去看。

“不，不是蚂蚁。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

他从那些小动物中捡起一只放在手掌上，以便看得仔细一些。

“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他说。

方丹先生在他身旁，也望着那个小动物。

这是个样子奇特的小动物，还不到四分之一英寸高。它的身体看上去象是个整齐整齐的半球，平底朝下，圆面是粉红色的，象瓢虫的壳一样闪亮。它象是只昆虫。但只用四条短腿站着*。它没有明显的头，只是在闪闪发亮的圆面的边缘上长着两只眼睛。他们正观看时，这个动物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露出苍白的、平平的底部，以及紧挨在眼睛下面的嘴。它的前腿好象握着一小节草或是细金属丝。



格雷厄姆觉得手突然火辣辣地疼了一下。

“见鬼！”他说着把那小动物扔在地上。“这小畜生真的还螫人呢。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动物，可是周围有这些东西可真让人讨厌。有没有喷雾器？”

* 昆虫一般都有六条腿。

“洗碗间里有一把。”方丹先生告诉他。他又转向女儿，“好点儿了吗？”地问。

“疼得厉害。”萨丽咬着牙说。

“再忍耐一会儿。我们把这些东西收拾了之后。再来看你的伤。”他说。

格雷厄姆拿着喷雾器跑回来了。他在周围一喷，发现了几百只这样的粉红色小动物，它们正朝着小屋的墙边爬去。他向它们喷了一大团杀虫剂，看见它们渐渐爬得慢了，四只腿软弱无力地摇晃着，最后便躺着一动不动了。他又向它们喷了喷，以确保它们全被杀死。

“这够它们受用的了，”他说，“真是些讨厌的、恶毒的小畜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动物。我纳闷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插图：扬 波）

【美】罗伯特·海因莱因 著

生命线

金 岭 译

会议主席拼命敲击桌子，请大家保持安静。有几个人自告奋勇充当维持秩序的“警卫官”，劝那几个头脑发热的人坐下来。讲台上，坐在会议主席旁边的演讲人泰然自若，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他那张白皙的略带傲气的脸毫无表情。会议主席转向他，用几乎不加掩饰的恼怒口气对他说：

“皮尼罗医生，”会议主席故意把“医生”两字说得很轻，“我恳请您原谅，真想不到的话会被这样一阵不体面的大叫大嚷所打断。我的同事竟然打断一个演讲者的讲话，干出这种有失科学家身分的事，实在令我吃惊。无论，”他略顿片刻，双唇紧闭，“无论人们多么激怒，”皮尼罗脸上微微一笑，笑中含有某种公然的蔑视。可以看出会议主席在竭力忍住性子，他继续说：“我极力希望议程能在良好的秩序中体面地结束，请您把话讲完。不过，请您千万别用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思想来冒犯我们的理智。”

皮尼罗把他那白白胖胖的手摊开，手心向下按在桌上。“如果不首先去掉你们的错误思想，我怎么能把一个新思想灌进你们的脑袋呢？”

听众一阵骚动，窃窃议论。大厅后排有人喊道：“把这个江湖骗子哄出去！我们听够了。”会议主席使劲敲着小木槌。

“先生们，请安静！”然后转向皮尼罗，“要不要我提醒您，

您不是本团体成员，我们也没有邀请您？”

皮尼罗扬了扬眉毛。“是吗？我似乎记得收到过一张印有科学院名字的请帖。”

会议主席咬了咬下嘴唇，回答说：“不错，那张请帖是我亲自写的。但是，那是在一位受托人的要求下写的。他是位热心公共事务的好人。可他不是位科学家，不是本科学院的成员。”

皮尼罗令人不快地一笑。“是吗？我早该料到。合并人寿保险公司的老比德威尔。不是他吗？他要他训练的海豹来揭穿我是个骗子，是不？因为如果我能告诉人们各自的死期，谁也不会再去买他那些可爱的保险单了。但是，倘若你们不愿听我把话说完，你们怎样来揭穿我呢？呸！他派了些豺来跟狮子斗。”皮尼罗故意转过身背对听众。会场里哄闹之声大作，而且言词十分激烈凶狠。会议主席嘶声力竭地叫喊，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但无济于事。前排站起了一个人。

“主席先生！”

会议主席抓住他的话头，大声喊道：“先生们！请范·莱因斯密特医生发言。”骚动渐渐平息下去。

范·莱因斯密特医生清了清喉咙，理了理他那白色的漂亮额发，把一只手插进他那做工考究的裤子的边袋，摆出一副在妇女俱乐部演说的架势。

“主席先生，科学院的各位同仁，让我们采取宽容的态度。即使是一个杀人凶手，在国家将他正法之前，尚且有发言权。即使我们理智上完全可以断定判决的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难道因此就剥夺他的发言权吗？我同意给予皮尼罗医生任何一个非本团体的同行应该从本庄严团体得到的一切照顾，即使——”他朝皮尼罗微微一鞠躬，“我们不熟悉授予他学位的那所大学。如果他要说的不是事实，这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害处；如果他要说的是事实，那么我们应当了解。”他口若悬河娓娓动听地一个劲地往下讲。“如

果杰出的皮尼罗医生的态度似乎有点不那么礼貌，不太符合我们的口味，那么我们必须记住，皮尼罗医生可能出身于一个不太讲究这些小节的阶层。现在我们的好朋友、大恩人要求我们让这位医生把话说完，然后仔细衡量一下他的主张的价值。让我们一起洗耳恭听。”

他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坐下。他洋洋自得，深知他的发言提高了他在知识界中的身价。明天，报纸上又要提到“美国最漂亮的大学校长”的通情达理、循循善诱的品质了。谁说得上呢？老比德威尔或许真的会把他那座游泳池赠送给他们哩。

鼓掌停止后，会议主席转向骚乱引起者坐的地方，双手交叉放在他微微突出的腹部，脸色平静。

“皮尼罗医生，请您继续讲下去。”

“为什么？”

会议主席耸了耸肩。“您不是为此而来的吗？”

皮尼罗站起来。“不错，一点不错。但是我真怀疑我上这儿来是否明智。这儿有没有那种胸怀若谷、敢于正视现实的人呢？我看没有。甚至那位请诸位听我把话讲完的如此好心肠的先生也已经给我下了结论，宣告我有罪。他要的是秩序，而不是真理。如果真理蔑视秩序，他会接受吗？你们会接受吗？我看不会。不过，如果我不讲下去，你们就能因我放弃辩论而赢得胜利。我可不能让你们这么便宜，我要把话讲完。

“我把我的发现再重复一遍。简单说来，我发明了一种能够断定一个人还能活多久的技术。我能告诉你阎罗王什么时候召你去。我能告诉你死神什么时候降临到你的头上。用我的仪器，我能在五分钟之内告诉你们之中任何一个人你还有多少日子好活。”他顿了顿，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一时没有一个人发言。听众开始不耐烦了。最后会议主席插话了。

“皮尼罗医生，你的话完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发明的仪器是如何工作的。”

皮尼罗扬起眉毛。“你是说我应该把我的研究成果给小孩子去玩耍？这是很危险的知识，我的朋友。我只让懂得它的人使用，我本人使用。”他拍拍自己的胸脯。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你的狂言后而到底有多少货色呢？”

“这很简单。你们派出一个委员会来观看我的实验表演。如果是成功的，那很好。你们承认它，并向全世界宣布。如果不成功，那我出丑，我向大家道歉。我，皮尼罗也会道歉的。”

大厅后排有一个驼背的瘦子站起来。会议主席一眼认出了他，请他发言。

“主席先生，这位杰出的医生怎么能提出这样的建议？难道他要让我们等上二、三十年，看到被试对象死去来验证他的预言吗？”

皮尼罗未等会议主席应允，直接回答说：

“呸！一派胡言！你难道对统计学如此一无所知，不知道在一大批人中至少总有一人在不久的将来死去。我来提个建议：让我对大厅里的每个人进行测试，我就能说出你们之中谁将在两星期内死去，说出他的具体死期。”他的目光狠狠地扫视了一下大厅。

“怎么，你们同意不同意？”

有一个矮胖子站了起来，他慢条斯理地说：“鄙人就不赞成这样的试验。作为一名医生，当我在许多年事已高的同事身上看到严重的心脏病的明显迹象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如果皮尼罗医生知道这些症状（作为医生他可能知道），如果他选择这些人中的一位作为牺牲品，那么，不管杰出的皮尼罗医生的死期预测机是否灵验，被选中的人很可能如期死去。”

另一位发言者立即支持他的论点。“谢泼德医生说得太对了。我们何必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巫术玩艺上。我认为，这位自称是医

生的皮尼罗，想借本团体让自己的声明带上权威性。如果我们参与这出闹剧，那么正中他的下怀。我不知道他想搞什么鬼名堂，但我敢担保，他想出了某种法子利用我们为他的计划做广告。主席先生，我提议，我们按会议的常规议程开下去。”

他的提议在热烈的欢呼声中通过。可是皮尼罗没有坐下来。在“安静！安静！”的叫喊声中，他讲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野蛮人！低能儿！蠢驴！有史以来就是你们这种人拒不承认个又一个伟大的发现。这样无知的一批群氓使伽利略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后排那只肥胖的蠢猪摇唇鼓舌自称是位医生。称他为巫医还差不多！还有那只形秽的秃顶小僵猪，你，你自诩是个哲学家，在那里侈谈什么生命和时间。可你知道个啥？真理就在你面前，际却不屑一顾，这样你怎指望有半点长进？呸！”他狠狠地往台上唾了一口。“这哪里是个科学院，完全是殡仪员的麋集之地，只知道给你们双手沾满血迹的前辈的思想擦防腐香油，妄想使之万古不变！”



他停下来喘一口气，两名主席团成员一边一个将他架住，从舞台侧面拖了出去。几位记者急忙从记者席上站起来，尾随着他。会议主席宣布休会。

当皮尼罗从后台门口走出来时，那几位记者快步赶上了他。他步履轻快地走着，口中还吹着一支小曲，一扫刚才那种好战的姿态。记者们一窝蜂围了上去。“医生，采访一下好吗？”“你对现代教育有啥看法？”“你把他们搞得够呛的了。你认为人死之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医生，把帽子摘掉，看着照相机。”

他朝所有的人笑了笑。“一个一个来，伙计们，别连珠炮似的。我曾经也当过记者。上我家去谈谈怎么样？”

几分钟以后他们来到皮尼罗的乱七八糟的卧室兼起居室，各自找位置坐定，点燃起雪茄烟。皮尼罗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笑问：“伙计们，想喝什么？苏格兰威士忌还是波旁威士忌？”他给大家斟毕酒后就开始谈正经事。“嗯，伙计们，你们想了解什么？”

“医生，坦率告诉我们，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发明？”

“我年轻的朋友，我确实确实有所发现。”

“那么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这里你再用对付教授们那一套就没啥意思了。”

“对不起，我亲爱的仁兄。这是我的发明，我还想靠它赚笔钱呐。你能指望谁向我第一个提出我就告诉他听吗？”

“医生，你听着，如果你想在晨报上碰上好运气，那么你总得透露一点东西？你用的什么玩艺？一个水晶球？”

“不，根本不是。你们想看看我的仪器设备吗？”

“当然。这才有点意思哩。”

他把他们引进隔壁一间房间！用手指了指，“看，这就是，伙计们。”映入他们眼帘的那套设备跟医院里用的 X 光透视机差不多。这套设备显然是用电控制的，上面的一些仪表刻度盘用常见的符号和数字标定，除此之外，初看之下看不出这套设备的真正用途。

“医生，你的原理是什么？”

皮尼罗噘着嘴巴考虑了一会儿。“生命实际上是电，这是老生常谈，你们无疑都熟知这种说法，是吧？嗯，这种老生常谈一个子儿也不值，但是，这种说法有助于你们了解我的原理。你们也知道时间是第四维这种说法，你们或许相信，或许不相信。人们千百次地这样说，所以这种说法已失去其本来的意义。它已经完

全成为陈词滥调，被那些夸夸其谈者用来哗众取宠。但是，我现在要你们想象出它，真切地感受到它。”

他走到其中一位记者跟前。“假如我们现在以你为例。你的名字叫罗杰斯，是不？好，罗杰斯，你是一个四面时空连续体。你不到6英尺高，大约20英寸宽，可能有10英寸厚。在时间方面，你后面或许一直伸展到1916年，从而构成了一个时空连续体。在这里我们从时间轴的垂直角看去，看到这个时空连续体的横断面，其厚度现在这么厚。在远处那一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婴孩，戴着围涎在吃他的早餐，把东西糟蹋得不成样子。在另一头可能是一个生活在八十年代某一时候的老头。请想象一下，这个我们叫做罗杰斯的时空连续体，这条很长的粉红色的虫子，连续不断地伸展及几十个年头，一头在他母亲的子宫里，另一头在坟墓中。它打这里经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横断面，看上去好象是一个孤立的躯体。但这是假象。这条粉红色的虫子是一个连续体，横贯整整一生的时间。事实上，以这样的观点看，整个人类也是个连续体，因为这些粉红色的虫子是另一些粉红色的虫子生出来的。这样，整个人类就象葡萄藤，纵横交错，生出新枝，如果我们只看葡萄藤的一个横断面，那么我们就产生假象，以为这些新枝是孤立的，就象我们把一个个人看成是孤立的那样。”

他停下来扫视了一下大家的脸。其中有一位脸色严峻、神情执拗的家伙插问道：

“皮尼罗，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好极了。不过，你讲了这么多有什么意义呢？”

皮尼罗毫无不满的表示，冲他微微一笑。“请耐心点，朋友。我请你们把生命看成电。现在请把我们这些粉红色的小虫看成是电的一种导体。你们或许听说过，电气工程师使用某种仪器呆在岸上也能测知横贯大西洋的一根海底电缆在哪一个确切位置断开了。我能对我们这些粉红色的小虫进行类似的测试。使用这房间

里的仪器对你们这些横断面进行测量，我就能说出哪里断链，也就是说能够告诉你你什么时候会死。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能告诉你链的开头在什么地方，即说出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不过，那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的生日。”

那个执拗的家伙冷笑着说：“医生，这下我可把你抓住了。如果你把人类比作葡萄藤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你就说不出一个人的生日，因为一个人的出生是与整个人类联接起来的。你所说的导体通过母亲一直延伸到人类的远古时代。”

皮尼罗说道：“不错，你很聪明，朋友。可惜你把我的比喻引伸得太远了点。我测量的方法并不跟测量导体长度的方法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方法跟用回声测量一条长走廊的长度差不多。在出生时走廊里有一种扭动，而用合适的测度我能测出这种扭动的回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测不出，那就是当一个妇女怀孕时，因为此时我讲别不出哪是母亲的生命，哪是未出世的孩子的生命线。”

“让我们瞧你证明它。”

“行，我亲爱的朋友。你来做试验对象如何？”

其中一位大声说：“他要你摊牌了，卢克。要末干，要末闭口。”

“我干。要我怎么样？”

“先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你的生日，把它交给你的一位同事。”

卢克照做不误。“接下去干什么？”

“把你的外衣脱掉，站到磅秤上去。告诉我，你有过比现在瘦或胖的时候吗？没有过？你出生时多重？十磅？真够大的啊。现在的婴孩出生时都没有这么重了。”

“说这些胡话干吗？”

“我在估计我们这条粉红色长导体的平均横断面，我亲爱的卢克。现在请你坐到这儿来，然后把这根电棒放进嘴里。不必害怕，没有什么危险，这根电棒的电压很低，不到一微伏，但是接

触一定要好。”皮尼罗医生离开他，站到仪器后面。他在握住控制器之前先把自己的头用块头兜蒙住。某些露在外面的仪表显示器活动起来了，机器发出低低的嗡嗡声。嗡嗡声停止了，医生从头兜下钻出来。

“我得到的时间是1912年2月。谁拿着那张写有卢克生日的纸条？”

纸条拿出来，打开来，中人念道：“1912年2月22日。”

房间里立刻一片寂静。在外围的一个记者问：“医生，我可以再饮一杯吗？”他的问话打破寂静。

紧张的空气顿时松弛下来。几位记者异口同声地说：“医生，给我试试。”“先给我试，医生。我是个孤儿，我真的想知道自己的生日。”“医生，给我们每个人都随便试一试。怎么样？”

皮尼罗医生微笑着允诺了。他象只地鼠钻洞似地一忽儿钻进头兜，一忽儿钻出头兜。不一会儿大家手中都拿着两张类似的写着生日的纸条，从而证明皮尼罗医生测试得很准确。大家沉默了很久后卢克开了腔。

“皮尼罗，你做给我们看看如何预测死期好不好？”

“如果你们希望我这样做，行啊。谁来试试？”

没有一个人回答。有几位用肘将卢克往前搽了搽。“去啊，自作聪明的家伙，是你自己要自讨苦吃。”卢克走过去坐到那把测试用的椅子上。皮尼罗调换了电键，然后钻进头兜。机器的嗡嗡声停止后，他钻出来，急速地搓动双手。

“好了，伙计们，就这么一些，够不够写遍报道？”

“喂，预测结果呢？卢克什么时候‘完’？”

卢克面对着医生。“是啊，结果如何？你的预测是什么？”

皮尼罗看上去很痛苦。“先生们，我对你们感到吃惊。人家给我钱我才告诉他预测结果。再说还有个职业规矩，对他人保守秘密。我只把结果告诉当事人，从来不透露给其他人。”

“我不在乎，说吧，告诉大家。”

“非常抱歉，我真的不能讲。我只答应做给你们看如何测试，没有答应告诉你们结果。”

卢克把烟头往地下一掷，用脚碾灭。“这是骗局，伙计们。他可能查过城里每个记者的年龄，好演出今天这一幕。你的理由站不住脚，皮尼罗。”

皮尼罗悲伤地凝视着他。“你结婚了吗？有没有什么近亲？”

“没有。怎么啦，你想收养我还是怎么的？”

皮尼罗悲伤地摇了摇头。“我为你伤心，我亲爱的卢克。你活不到明天。”

“科学会议在一片吵闹声中收场”

“预言家说博学的学者是大笨蛋”

“死亡冲印在上下班时钟上。”

“新闻记者按医生的内部预言死去”

“科学院长声称是‘骗局’”

“……皮尼罗的奇怪预言说出不到二十分钟，卢克·蒂蒙斯沿百老汇大街走向他工作的《每日先驱报》办公室路上，突然朝地上跌去。

“皮尼罗医生拒绝发表评论，但是证实下述消息，他用他的所谓维生素精密计时器预言了蒂蒙斯的死期。警察局长罗伊……”



你对自己的未来担心吗??????
不要白白把钱让算命先生骗去
去请教雨果·皮尼罗医生，生物顾问医生，
用绝对可靠的科学方法
他能帮助你安排未来
没有咒语
没有“圣灵”的旨意
寄来 10,000 美元契据一张
担保预言
不灵即被没收
通函承索即寄
时代寿命股份有限公司
巍峨大厦，700 号房间
(广告)

法 律 通 告

致有关列位，问候列位：我，温特罗帕——温特罗帕——迪特玛斯——温特罗特公司的律师约翰·卡博特·温特罗帕三世确认，本城的雨果·皮尼罗确实交给我美国的合法货币一万美元，指示我将契据交给由我选择的一家特许银行保存，假如下列条件完成，即为受让人所有：

如果雨果·皮尼罗和 / 或时代寿命公司的哪一位委托人，其寿命第一个超出雨果·皮尼罗预言的寿命的百分之一，或者其寿命第一个短于他预言的寿命的百分之一，无论是实际死期先来到，还是预言的死期先来到，该契据即被没收，付给这位委托人。

我进一步确认，至今我一直把这张契据连同以上有关指示存放在本市衡平法——第一国立银行，由其保管着。

约翰·卡博特·温特罗帕三世签字和宣誓

1951 年 4 月 2 日

在我面前签字和宣誓

本州和本县知名人士

阿伯特·M·斯旺森

本人的代理权于 1951 年 1 月 17 日失效

“晚上好，诸位男女广播听众们，让我们一起去报社！快讯！雨果·皮尼罗，这位从天而降的奇迹人物已经完成第一千个预言，

至今无人要求领取那笔他赏于任何一个抓住他预言不灵验的人的款子。他的委托人中已有十三人死去，从数学上可以肯定，他与阎罗殿有秘密电话联系。这种消息在事情发生之前本人不想知道。你们的奔走于东西两岸的记者决不去做预言家皮尼罗的主顾……”

法官平板乏味的男中音穿透法庭里呆滞沉闷的空气。“威姆斯先生，请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本法庭同意你提出的暂时限制命令的祈求，现在你要求使命令成为永久性的。在驳回中，皮尼罗先生声称，你没有提出理由，所以要求取消禁令，故本人命令你的委托人停止企图干预皮尼罗称为是显然合法的营业。由于你不是在跟一个陪审团讲话，所以请你免去那些华丽的词藻，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告诉我为什么我不应该同意皮尼罗先生的祈求。”

威姆斯先生的下巴神经质地急速转动了一下，他下巴下边松弛下垂的灰色皮肉擦过他的高高的硬领子，他又重新继续说下去：

“是否请尊敬的法庭容许我代表——”

“请停一下，我想你是代表合并人寿保险公司出庭的。”

“是的，阁下，从正式的意义上是这样。但是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也代表其他几家大的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金融机构，它们的股东、保险单持有人，他们构成了公民的大多数。此外，我们感到，我们在保护全国人民的利益，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没有发表意见的以及其他方面未受到保护的人。”

“我认为我代表公众，”法官冷冰冰地说道，“我恐怕只能把你看作代表你的诉状委托人出庭的。不过请讲下去，你的论点是什么？”

那位年迈的律师先咽了一下口水，接着又开始说话。“阁下，我们认为，有两点相互独立的理由要求这一禁令应当永久化。此外，每一个理由本身是充足的。首先，此人从事预言活动，这是习惯法和成文律都禁止的一种职业。他是一个普通的算命先生，

一个利用公众容易上当受骗这一弱点的江湖医生。他比一般的吉卜赛看手相人、占星术家和桌子占卜者更聪明，同时也更危险。他声称用的是现代科学方法，借此给他的魔术涂上一层虚假的庄严色彩。在这个法庭上我们有科学院的主要代表以专家身份作证，证明他声称的发明是荒谬的。

“其次，即使此人声称的发明是真的——为了便于辩论姑且假设这种荒谬的事是真的，”威姆斯先生抿嘴微微一笑，“我们认为他的活动违背一般公众的利益，特别是非法地损害了我的委托人的利益。我们准备拿出由合法保管人保管着的许多证据，证明此人确实发表了，或者促使发表了力劝公众不要享受无价的人寿保险恩惠，从而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福利，并给我们委托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皮尼罗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阁下，我可以讲几句话吗？”

“你要讲什么？”

“如果允许我作一个简短的分析，我相信我能使事情变得非常简单。”

“阁下，”威姆斯打断说，“这太不合常规了。”

“耐心点，威姆斯先生。你的利益将得到保护。依我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需要多一些见解，少一些吵嚷。如果皮尼罗医生此时发言能够缩短程序，我倾向于让他发言。讲吧，皮尼罗医生。”

“谢谢阁下。让我首先谈一谈威姆斯先生的最后一个论点。我准备认定，我发表过他所说的那些言论——”

“停一下，医生。你决定做自己的律师。你是否有把握保护自己的利益？”

“我准备碰碰运气，阁下。我的朋友们能很容易地证明我认定的一切。”

“很好，你讲下去吧。”

“我认定，许多人由于我的发明而不买人寿保险单，但是，我要求他们提出证据证明，哪一个人因为这样做而蒙受了损失或损害。不错，由于我的活动，合并人寿保险公司少做了生意，但是，这是我发明带来的自然结果，因为我的发明使人寿保险单象弓箭那样过时了。如果据此为理由而对我的发明实行禁令，那么我将建造一升煤油灯工厂，然后要求对爱迪生通用电器公司实行禁令，禁止他们生产白炽灯泡。”

“我认定，我从事预言死亡的营生，但是我否认我在玩魔术花招，不管是何种形式的魔术。如果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进行预测是非法的，那么，合并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统计员多年来一直在犯罪，因为他们确切地预测了在一个特定的大集体中每年的死亡率。我预测个体的死亡，合并人寿保险公司预测总体的死亡。如果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我的行动怎么能是非法的呢？”

“我承认，我能否做到我声称能做到的事这一点，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我认定，从科学院来的那些所谓专家证人将证明我做不到。但是他们对我的方法一无所知，因此他们不可能提供真正行家的证据——”

“停一下，医生。威姆斯先生，你的专家证人是否真的不熟悉皮尼罗医生的理论和方法？”

威姆斯先生看上去很犯愁。他用手指接连不断地敲击桌面。

“法庭可否允许我再发表几句？”

“当然可以。”

威姆斯先生和他的同伴交头接耳匆匆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面对法官席。“我们有一个程序建议，阁下。如果皮尼罗医生站到证人席上作证，解释他宣称的方法的理论和实践，那么，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就能告诉法庭他声称的发明是否确实。”

法官以询问的目光朝皮尼罗看了看，皮尼罗回答说：“我不愿同意这一建议。不管我的过程真实与否，让它落到这些傻瓜和骗

子手中是很危险的——”他用手朝坐在前排的那批教授一挥，顿了顿，狞笑了一下。“——这些先生是深知这一点的。再说，要证明我的过程是否有效也不必要一定知道我的过程。为了观察母鸡生蛋是不是一定要懂得生物繁殖的复杂奇迹？为了证明我的预言是正确的，难道要我对这一整批自诩的智慧监护人进行再教育，去消除他们天生的迷信吗？在科学中只有两种形成观点的方法。一种是科学实验方法，另一种是学究方法。人们要末根据实验判断，要末盲目地接受权威的说法。对于具有科学头脑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实验证明，而理论只是为描述提供方便而已，一旦不适用就加以抛弃。对于学究式的人来说，权威是一切，当事实跟权威定下的理论不符事实时反而被抛弃。

“正是这种观点——学究头脑死抱住不能成立的理论不放——阻碍了历史上知识的每一次进步。我准备用我的实验证明我的方法，象伽利略在他的法庭上那样，我坚持，‘它仍然在运动！’”

“在此之前我曾经对这同一批自诩的专家提供证明，可他们拒绝了。现在我再次提出要求，让我对科学院的成员进行寿命测量。请他们指派一个委员会判断测量结果。我将把我预测的结果封在两套信封里。在一套信封的每个信封外面写上一个成员的名字，在里面写上他的死期。在另一套信封的每个信封的里面写上每个成员的名字，在外面写上他的死期。由委员会把这些信封放在一个保管库内。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拆开那些适当的信封。在这么多的一大群人中，总有某些人死去。如果合并保险公司保险统计员的计算靠得住的话，一、二个星期内总有人死亡。这样，委员会能很快地积累起材料来证明皮尼罗是个扯谎者，或者根本不是。”

他停住了，胸脯挺得高高的，几乎和他微微突出的肚子成了一直线。他狠狠盯着那些直冒冷汗的学者。“怎么样？”

法官扬起眉毛，他的目光恰巧与威姆斯先生的目光相遇。“你

们接受吗？”

“阁下，我认为他的建议非常不合适——”

法官即刻打断他。“我警告你，如果你们不接受，我将作出对你们不利的裁决。你们也可以提出同样合理的搞清是非的方法。”

威姆斯张了一下嘴，但又改变了主意，他打量了一下那些专家证人的脸，然后面向法官席。“我们接受，阁下。”

“很好。具体细节由你们自己去安排。禁令暂时取消，皮尼罗医生的营业不得受到干扰。要求永久禁令的请求书法庭在积累证据期间以不损害合法权利为原则推迟作出裁决。在我们结束这件事之前我想对你，威姆斯先生，在声称你的委托人遭到损失时提出的理论发表一点看法。在这个国家里，在某些集团的思想中滋长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若干年来从公众那里赚取了利润，他们就以为政府和法庭有义务保证他们将来一直赚下去，即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和违背公众的利益仍然要这样做，这种奇怪的理论既没有成文法律也没有习惯法的支持。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都无权为了自己的利益到法庭上来要求让时钟停转，或者将时钟倒转。我的话完了。”

比德威尔在烦恼地咕哝。“威姆斯，假如你再想不出更好的对策，合并人寿保险公司得换一个的首席律师。你输掉禁令那件案子已经有十个星期了，那个小矮胖子象开了造币厂那样穷赚钞票。与此同时，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保险公司都正在走向破产。霍斯金斯，我们的损失率是多少？”

“很难说，比德威尔先生。每况愈下。这星期我们付了十三张高额保险单，都是皮尼罗开始营业后取出的。”

一个瘦小个子朗声说道：“喂，比德威尔，我们联合人寿保险公司在核实申请者确实没有请皮尼罗测试过之前，不接受任何新的保险申请。我们能不能等到科学家揭穿他后再作计议。”

比德威尔哼了一声。“你这该死的乐天派！他们不可能揭穿他。奥尔德里奇，你得正视事实，那个小矮肉疣有两下子，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这是最后的斗争。如果我们等待，我们就完蛋。”他把他的雪茄掷进痰盂。狠狠地咬了一支新的。“滚出去，都给我滚出去！我要以自己的方法处理这件事。你，奥尔德里奇，也给我滚出去。你们联合人寿保险公司去等待吧，合并人寿保险公司可不干。”

威姆斯胆怯地清了清喉咙。“比德威尔先生，我相信你在作任何重大政策变动之前将和我商量是吗？”

比德威尔哼了一声。他们鱼贯而出。他们都走后，比德威尔关上门，然后打开公司办公室之间的对话机。“好，叫他进来。”

靠外面的门开了，一个瘦小精干的身子在门坎站了一会。在进来之前他那双黑色的小眼睛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屋内，接着轻捷地走到比德威尔跟前。他用平板冷漠的语调和比德威尔说话。他的脸毫无表情，只有那双野兽般的眼睛在滴溜溜转动。“你找我有事？”

“是。”

“什么事？”

“我们坐下来谈。”

皮尼罗在办公室内间的门口迎接那对年轻夫妇。

“请进，亲爱的，请进。请坐。请不要拘束。现在请告诉我，你们要皮尼罗为你们干什么？这样年纪轻轻当然不会为死担心罗？”

那丈夫年轻纯朴的脸上露出一丝慌乱的神情。“嗯，你瞧，皮尼罗医生。我叫埃德·哈特利，这是我的夫人，贝蒂。我们不久就要有，呃——贝蒂不久就要生孩子，嗯——”

皮尼罗慈祥地笑了笑。“我懂。你要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以

便以尽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为孩子的未来作准备。想得很周到。你们两人都测试，还是仅你本人测试？”

那妇女回答：“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测试一下。”

皮尼罗对她笑了笑。“不错，我同意。目前对你测试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些情况，等你养了孩子后再补充一些情况。亲爱的，现在到我的实验室里去，让我们开始测试。”他打电话询问了他俩的病史，然后领他们到他的实验室去。“哈特利夫人你先请。请你到那个屏风后面去，脱掉鞋子和外衣，记住，我是个老头，你就好象请一个内科医生看病那样在请我这个老头看病。”

他走开去，将他的仪器作了一些小小的调整。埃德朝他的夫人点头示意，她溜到屏风后面，不一会儿走了出来，身上仅穿着薄薄的两层丝织衣服。皮尼罗抬头朝她望去，看到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体态和动人的羞涩神情。

“上这儿来，亲爱的。我们先得称你的体重。现在到那边去。站到这个台上去。把这个电极放在口中。不，埃德，她口中含着那个电极时你不可和她接触。一会儿就好，保持安静。”

他钻到机器的头兜下面，仪表盘的指针立即活动起来。不一会他又钻出来，神色很不安。“埃德，你有没有碰到她？”

“没有啊，医生。”皮尼罗又钻进头兜，呆了较长一会。这次他钻出来后，他叫那妇女下来穿好衣服。他转向她的丈夫。

“埃德，请准备好。”

“医生，贝蒂的测试结果怎样？”

“有点困难。我要先测试你。”

他对那年轻人测试过后从头兜下面钻出来，神色从来没有显得这样焦虑。埃德询问其原因。皮尼罗耸了耸肩。勉强装出笑容。

“跟你无关，孩子。我想机器出了点小毛病。不过今天我不能给你俩测试结果，我要检修一下机器。你们明天再来好吗？”

“行，我想没问题。噢，我真为你的机器惋惜。但愿毛病不重。”

“不严重，我敢肯定。到我办公室去吃一点怎么样？”

“谢谢你，医生，你真好。”

“埃德，我们得去见埃伦，你忘了？”

皮尼罗以他品格的全部力量对她施加影响。“我亲爱的夫人，你陪我一会儿吧。我老了，喜欢和年轻人作伴，从年轻人那里汲取点活力。我的活力可不多了。请吧。”他轻轻地把他们推进自己的办公室，让他们坐下。接着他叫人送来了柠檬水和小甜饼，给他们递上雪茄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

四十分钟后，皮尼罗医生正讲述他年轻时在地拉德尔弗哥的危险故事，尽量把故事越拉越长，埃德听得入了神，可贝蒂显然越来越心神不安，急切地想离开这儿。医生停下来点他的雪茄时，她站了起来。

“医生，我们真得走了。我们能不能明天再听下去？”

“明天？明天没有时间罗。”

“可今天你也没有空呀。你的秘书已经打了五次电话来催你。”

“你们能不能再听我讲几分钟？”

“今天实在不能，医生。我有个约会。有人等着我。”

“真的没办法将你留下？”

“恐怕不行。埃德，走吧。”

他们走后，皮尼罗医生走到窗前，朝窗外眺望。不久他看到两个小小的身影走出大楼。他看着他们匆匆走到转角，等待绿灯信号，然后穿越马路。他们走到马路中间时只听得一声喇叭尖鸣，两个矮小的身影迟疑了一下，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停住，转过身来。紧接着那辆汽车撞了上来。汽车立刻嘎然刹住。他俩从汽车底下被拉出来时已经面目全非，只剩两具散了架的尸体，看上去

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衣服而已。

皮尼罗医生立刻从窗旁走开，接着拿起电话，对秘书说：

“今天预约的测试全部取消……不……一个也不接待……不管是谁。统统取消。”

他坐到他的椅子上，他的雪茄烟灭了。天黑了很久，他还坐在那里，手中拿着熄灭了的雪茄。

皮尼罗坐在餐桌上，沉思地望着放在他前面的精美菜肴。他特地叫了这么一桌好菜，比平时提早一点回到家中，好美美地享受一番。

过了一会儿，他把高山植物花卷饼上面的几滴糖浆送到嘴里，慢慢咽下去。香馥浓郁的糖浆润热着他的嘴，使它似乎闻到了那种高山植物小花的香味，他长长叹息了一下。这是一顿美餐，一顿精美的晚餐，正配这异国风味的美酒。大门口传来一阵吵闹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的年迈的女仆在大声抗议，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打断她。骚动移到大厅里，餐室门被推开了。

“圣母玛利亚！别进去，主人在吃饭！”

“不打紧，安吉拉。我有空接待这些先生。你去吧。”皮尼罗面对闯入者中那个一脸横肉的发言人。“你找我有事，是吗？”

“当然有事。你他妈的那些胡说八道，正派的人听腻了！”

“那又怎么样呢？”

来访者不立刻回答。一个矮小一点的瘦个子从他背后走出来，面对皮尼罗。



“我们最好还是开始吧。”委员会主任把钥匙插进那只有锁的匣子，打开匣子。“温泽尔，请你帮我拣出今天的信封。”有人在他的胳膊上碰了一下。

“贝尔德医生，你的电话。”

“好，把电话机给我拿来。”

电话机拿来了，他拿起电话听筒放在耳边。“喂……是啊。说吧……什么？不，我们什么也没听说……你说机器被砸了……死了！怎么会……没有！没有声明。不用谢……等一会再打电话给我……”

他把电话听筒砰的一声搁下，将电话从他身边推开去。

“出了什么事？——谁死了？”

贝尔德举起一只手。“安静，先生们，请安静！皮尼罗几分钟之前在自己家中被谋杀了。”

“谋杀了？！”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暴徒同时闯进他的办公室捣毁了他的仪器。”

没有人第一个发言。委员会成员面面相觑。似乎没有人急于抢先发表评论。

最后有一个发言了。“把它拿出来。”

“把什么拿出来呀？”

“皮尼罗的信封，在那里，我看到过。”

贝尔德找到了那个信封，慢慢拆开。他打开里面的那页信纸，扫视了一下。

“喂，念出来！”

“下午一时十三分——今天！”

室内一片寂静。

坐在贝尔德桌子对面的一个委员会成员伸手去取那个带锁的

匣子，从而打破了这孕育着暴发力的平静。贝尔德挡住他的手。

“你要干什么？”

“关于我的预言——在那里面——我们的都在里面。”

“是啊，是啊，我们的都在里面，把它们统统拿出来。”

贝尔德双手按住那匣子。他直勾勾地逼视着他对面那人的眼睛，一言不发。他舔了舔嘴唇。他的嘴角在抽动。他的手在颤抖。他仍然不开口。对面那人颓然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当然，你是对的。”他说。

“给我把那废纸篓拿来。”贝尔德的声音很低，很压抑，但又很坚定。

他接过废纸篓，把里面的废纸倒在炉边地毯上，然后把那只洋铁废纸篓放在他前面的桌上。他把六、七个信封一撕两半，擦了一根火柴点着，投进废纸篓中。接着他大把大把地撕起来，不断投入火中。冒出来的烟呛得他直咳嗽，刺得他的眼睛淌出了泪水。有人站起来去打开了一扇窗。当他烧毕后，他把废纸篓从他身边推开去，向下看了看，说：

“恐怕我把这台面给搞坏了。”

（插图：汤高峰）

【苏】勃·克鲁戈沃夫 著

机灵鬼和万能博士

里 群 译

电子计算机厂的门厅里挤满了来参观的人。在有机玻璃的门亭里有人正打电话同厂方联系。七年级的同学们也等在门厅里。女教师伊万诺芙娜鹤立鸡群般地站在同学们中间。

“普洛霍罗夫！我是普洛霍罗夫！”一个男人朝话筒喊着，“我从彼尔姆来！您好！乘飞机来的，……谢谢！仪器齐备啦？没有？您满口答应过呀。当然要信任您……等！？不，不行，我不同意。讲妥的交货时间，到期就该交货……我不问它如何制造，这与我无关，我只想警告您，我哪里也不去，我要宣布绝食，直到你把货物送过来。您看着办吧！”普洛霍罗夫别提多么开心，居然会想出绝食的妙计。他朝七年级学生科斯佳一笑，挥舞着话筒又叫喊起来：“我普洛霍罗夫从来不会开玩笑。我普洛霍罗夫不会放空炮……听好，最后通牒。您把仪器快送到……我用不着通行证。您想哄我到科室，再送我进食堂，我心里有数。这个绝对办不到！”

普洛霍罗夫轻柔地挂上电话听筒，扶着公文包，无缘无故掂着脚，向站在大玻璃窗前的科斯佳走来，问：“嘿，怎么样！”

科斯佳由于受到这位远方来的乌拉尔人的注意，发窘了，他耸耸肩膀反问：

“仪器特别复杂吗？”

“不，特别急需。用它测太阳光压。”

“我们马上要进厂，”科斯佳说，“能帮您做点什么吗？”

“你是参观的？好，”普洛霍罗夫高兴了，“请你顺路到测量技术科，说我还在大门口，然后你到隔壁去找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她这个人心慈口软，有求必应，可惜，这么一来倒常常是应允了却总难以兑现。可怜的好人，恐怕正在难过呢。不信你瞧，她会马上用衣襟兜来馅饼，送给我吃。”

伊万诺芙娜老师听到普洛霍罗夫和她的学生的对话，顿时警惕起来。

“我不准同学去什么测量技术科！”她提高嗓音说，“我的学生只许跟我走，严禁他们擅自脱离集体。”

“我会让您的学生干坏事吗？”普洛霍罗夫吃惊地说，“他到了测量技术科还能看到很罕见的仪器哩。”

“班上同学们能看得到的东西，足够他看了！”伊万诺芙娜顶了他一句之后，便朝着从院里来的一个年轻人走去。

他们寒暄了几句，年轻人便向同学们介绍说，他的名字不好记，他负责程序设计工作，就叫他“程序设计员”吧。

科斯佳告别普洛霍罗夫时对他使了个眼神，便随同学们进了厂。到旋转门前，程序设计员停下脚步，低声告诫大家：“不要各处瞎闯，今天是本厂一个隆重的日子。有一批试验性的机器人要进行测验。”

科斯佳盼望参观已久。他将透过栅栏看到电焊喷撒的火花、飞驰在厂房之间的电瓶车，以及工人制造的具有特殊才能的小机器人，这些都能使科斯佳入迷。

程序设计员推动转门带同学进入玻璃长廊。窗外的多层塔架象摩天大楼一般高入云端。

科斯佳挤到他忠实伙伴尼古拉的身旁，耳语说：“这里就是制造机器人的材料库。”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身上也不缺什么材料。”尼古拉说。科斯佳明知他吐不出好话。

上周，科斯佳认准自己当不了画家，就想成为电影迷。他的兴趣经常变化，可他并不后悔。因为，每当他迷住一种新爱好时，在一开头就预料到长不了，他不会干一辈子。

科斯佳一直猜不出丽达和尼古拉为什么不能谅解他。

情况是这样：丽达是墙报编辑，科斯佳的兴趣一变，就没有人再给她的墙报画画了。科斯佳说，谁都能当他这样的画家，每天做好功课，再模仿《鳄鱼》杂志画上几张讽刺画就成了。丽达可不这样认为，她不信换个人也照样使墙报产生强烈反应。你看，在学校走廊，经常有怒气冲天的同学追赶科斯佳，凭这一点，足能说明墙报的影响。

不过，尼古拉对他为什么要不满意，还真想不出道理来。尼古拉安装了一部手提式收音机，求科斯佳在收音机上画一个漂亮的标志。科斯佳认为收音机性能虽好，但造型实在糟糕，怎么装饰也让人看着别扭。尼古拉获得这样估价，当然难免要冒火。

……在配套仓库里，程序设计员拖来个铁箱子摆在工作台上。

箱子的衬里糊着一层聚酰胺树脂纤维，装了一台零件形状古怪的仪器，有彩色电线联结着。

程序设计员取出仪器，介绍说：

“这个沉家伙叫耶利克，是一种实现设计思想的电容器。用大家的话说，就是机器人的脑袋。价值昂贵。”他把耶利克的两条线路接通，问：“耶利克，有趣闻吗？”

“您的提问毫无内容。”

“那就告诉同学们，象你这样的机器人能干些什么呢？”

“我们在工农业、探海和太空等方面能完成最艰险的工作。能承受长时间的高温、宇宙射线的辐射。”

丽达端详着耶利克，低声问程序设计员：

“我想同它谈几句，可以吗？”

“可以。”

“耶利克，你能讲故事吗？”

“我的贮存器里存有 1001 个世界各族的民间故事。”

“自己会编吗？”

“输入什么样的故事程序，我就会编什么样的故事。”

身躯高大的伊万诺芙娜弯下腰，凑近程序设计员耳边怀疑地小声问：

“用它来讲故事？开玩笑吧？没有更值得往它脑袋里装的材料啦？”

“别忘记机器人是同人一起工作，”程序设计员说，“他能说故事，不仅会活跃气氛，还能使人把它也当作人看待，再说，谁的孩子请不着人照管，还可以请他帮忙呢。”

程序设计员把耶利克放回箱里。这时科斯佳悄悄凑近丽达身边，说：

“我又听到你哇哩哇啦地高谈阔论了。”

“老机器才哇哩哇啦地响呢。”

“听清楚，我再不画画了，发过誓的。”

“你总是有前劲没后劲。集邮搞一阵子，搁下了；收集蝴蝶，吹黑管，搞雕塑——全都是热乎一阵就丢开了。”

这时，程序设计员带大家来到机械车间。这里光线柔和，大理石的墙壁。温湿度调节器正在工作。大理石的墙壁有什么优点呢？

程序设计员解释说：

“车间的机床全部程序控制，精密度相当高。所加工的零件复杂得沾上一点微尘也会影响质量。大理石的特性人人皆知，它不沾一点灰尘。”

长廊外灯火辉煌，身穿白大褂的工人师傅正埋头工作。程序设计员说，参观人员只许在长廊里看机器人的生产过程，不准进入车间。”

“不让进车间？”尼古拉感到非常扫兴。

“因为车间的空气是过滤的。”程序设计员说，“工作人员进车间要先在有闸门的房间里吸净衣服上、鞋上的灰尘。”

“机器人真幸福！”科斯佳羡慕地说，“享有最纯净的空气，又有个聪明的脑袋，敢想敢干，无忧无虑，不象人，要通过种种实践才能认清自己选择的道路对不对。”

“你就用不上实践证明。”丽达单刀直入地揭了他的老底。

科斯佳给说笑了，故意叹口气，认输地说：

“好吧，我给墙报再画最后一幅画，题目是：《七年级同学与机器人相会》，不过，你再别贪图大编辑的名气，追求虚名是有害的。”

丽达没有理他，她问程序设计员：

“机器人有情感吗？”

“没有，”程序设计员回答，“机器人也是机器，最乏味了。无情无义是它最大的缺陷，它不会受到感动，同时它也不能感动人。它不象人具有天资的差异。它回答问题的那套话，全是我们事前给它设计好的。请看，”他手指着传送带上缓缓移动的一只类似人的骨架、并被固定在钢框上的东西说，“这就是机器人的骨骼，不锈钢的。就要给它装上保持平衡、稳定和具有活动能力的各种‘器官’。”

科斯佳从上衣袋里摸出本子，几笔就勾勒出额上有块大秃斑的程序设计员的长脸，接着又画机器人骨架。当他画整个车间和装配工人时，由于精神过于集中，他竟没有发觉落在同学们后面了，伊万诺芙娜的吆喝唤醒了了他。

“科斯佳，我要求过，不要象撒豆粒儿似的各跑各的。”

科斯佳合上本子，想跟上老师，但诱惑力太强了。他一闪身，钻进门楣上标有“闸门”的房间。墙外发动机声大作，从顶棚、墙壁、地板的孔洞开始呼呼地往外抽气。头发象磁化了似的被吸

得根根直竖，浑身衣服也象受水冲刷一般，他简直给吓呆了。

伊万诺芙娜回过头来想看科斯佳跟随着没有，一束夺目的淡蓝色电弧光刺痛了她的双眼。她尖叫着捂住眼睛。待她松开手，发现面前站着头发蓬乱、狼狈不堪的科斯佳。

“你怎么啦？”

“您走得飞快，追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哪是喘不过气，勇士，是魂不附体！快理好头发。真难看。”

程序设计员手弹玻璃窗等大家静下来。他说，

“我们赶巧正能看到最后这部机器人，大家能看见他那精致的‘内脏’如何组装。注意，器官上均涂有颜色。它既防金属氧化，又是识别的标志。装配工人选用‘器官’时，不但根据外形，还可以看颜色……”

“太象新年的枞树啦，花花绿绿。”有人说。

“目前机器人还不会站立，须要固定在钢框上，不过，很快它就能跟据指令到联合包装机去配外壳了。”

接着，同学们看到成排的机器人外壳摆在架子上，外观极象冰球守门员。

“到什么地方把‘瓢’填进壳里吗？”科斯佳问。

“装壳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联合包装机把‘瓢’置入两片外



壳里，再进行高级缝合——注上极坚硬的塑料。机器人装上外壳，就到实验室参加测试。”

“给机器人考试？！”伊万诺芙娜深感意外。

“必须测试。机器人要绝对可靠。稍有纰漏就是隐患。它力量象拖拉机，智能超群，可以解答最复杂的计算。你想，万一控制不住发起疯来，后果会如何。它可不仅毁坏家具……要知道，称它为万能计算机，又称万能博士，可不是无缘无故的。”

“好样的！”科斯佳钦佩地说，“能结交上这样的朋友才是最大的幸福呢。”他瞧了丽达一眼，“它什么难题都会计算，什么事都懂，又不会撅嘴生气。”

科斯佳的话，程序设计员没认真听，他想不外是通常的赞美言辞。参观结束了。

“机器人呼吸吗？”尼古拉问。

“当然要呼吸，因此，在它的外壳钻有气孔，细小得只能透气。”

“看东西行吗？”

“看不见东西，它就不值钱了。”程序设计员微微一笑，“它借助墨镜能捕捉物体发出的红外线，再加以记忆，然后就能辨认了。”

“好哇！能呼吸，好眼力，记忆力强，善于思考。我们都十几岁啦，头脑里又装些什么呢？人家怎么也难不住。这才是未来人的样子。在学识上，拿咱们班的优等生丽达也不敢跟机器人比。”科斯佳说。

“很难比。”程序设计员点头说，“他们擅于死记硬背，但他们的知识是死的。”对此，他又开始解释。科斯佳心想：“应当找个机器人单独谈谈。走运的话，采访完再留个亲笔题字，往墙报上一发表，保险引起轰动。丽达也不会再生我的气了。”

同学们围着程序设计员听他解释，科斯佳借此机会溜走了。

他向联合包装机那儿走去。他想象着，门上有“严禁入内”的车间内，工人如何给机器人穿衣服的情景。两个车间紧挨着。

把门拉开，他钻了进去，内心极为恐慌。过分紧张要影响思考。他让自己镇定下来说道：“应当学机器人那样不要慌张。”

日光灯照得大厅明亮辉煌。大厅正中摆着一个闪闪放光的钢柜。一条电动传送带贯穿柜身，两端向上翘起，分别贴在两面墙壁上。突然，墙壁闪开露出个门洞，在传送带上立着个配有各色器官的机器人缓缓下降。它象地铁乘客那样手扶传送带上的栏杆。

科斯佳跑到机器人跟前，结结巴巴地向它问好。但是，那个家伙并不理睬他。传送带把机器人运到钢柜前，柜壁猛然裂开。科斯佳见柜内通红，一些柔软的桨叶在旋转。机器人进去后柜壁立即合拢，震耳欲聋的嗡嗡声充满大厅。

声音更加猛烈，钢柜似乎承受不住要暴裂一般。科斯佳忙往门口退缩。嗡嗡巨响一下子就消失了，钢柜那一边的传送带上出现了一个穿红外套的机器人。它漫不经心地扶着栏杆徐徐升上去。由于它身材跟科斯佳一样矮小，就不令人害怕了。

“请等一等！”科斯佳喊道。

机器人转过身来。科斯佳下决心穿过钢柜追上这位万能博士。

他跳上传送带。柜壁闪开一条缝。柜里的空间不大。桨叶从四面八方朝科斯佳打来，他连忙躲闪。一片桨叶把他掀倒，又一片桨叶轻柔地把他按住，接着托起他升了上去。灯光熄灭。一股子醋酸味。熟悉的嗡嗡声响了，声音越来越大。科斯佳想：“这一回算完啦。”桨叶轻巧地翻转他的身躯。喊救命也不妙，万一伊万诺芙娜跑来，再从车间找来爸爸，……他没有喊，直到他将失去知觉时才喑哑地叫了声：“妈呀！”

不过，他的呼叫象一滴墨水被粉笔吸入一样，湮没在阴暗之中了……

有测试台的实验室里清洁、明亮。铁路槽车般的蓝色冰箱，已为机器人备下-150℃的低温，橙黄色的烤箱早就升温到200℃。

围着透明栅栏的碟状平台上空，悬垂着吊钩。栅栏外有张长桌，桌上摆满鲜花。这是为上级领导准备的。

应试的五个机器人，沉着稳重地站在总设计师面前。

“究竟怎么回事？”总设计师发觉一个机器人肩上有擦伤，他质问娜佳。

娜佳一直在后悔，不该同意当总设计师的助手。他太爱吹毛求疵，常常为一些琐碎小事，如机器人肩上落点灰尘，实验室灯光不强（但娜佳已经把全套照明设备都使用上了），桌上花多笔记本少等等，而把娜佳连连责备。

总设计师离开机器人几步，眯缝着眼睛喊道：

“真不象话！完全是一模一样。哪怕涂点颜色，画上条纹斑点也好啊。咱们的工艺美术师们脑袋里都想些什么！请你明确给他们规定下。现在叫我怎么区别它们呢？”

“给挂上号码牌……”

“牌儿、牌儿，那将碰得叮当乱响。”总设计师气呼呼地倒背着手，朝前探出刮得发亮的秃头，朝坐着上级领导和专家们的长条桌走去。

程序设计员走到满脸丧气的娜佳身边，帮忙给机器人挂号码牌。接着，他们命令机器人站到平台上。程序设计员来到操纵台前，娜佳高声宣布：

“机器人将按指定程序进行物理和智能两方面的测验。项目：振动、旋转、摇摆、高温、低温，以及程序中最后的一项：显示具有百科全书的知识水平。”

娜佳手一挥，程序设计员便按下“振动”的电钮。

站着五个机器人的平台急剧抖动。机器人立刻象冻得发抖那样哆嗦起来。腹部的塑料牌发出牙齿打战般的脆音。

一声凄惨的呼喊，不知从哪位机器人的电子腹中产生出来：

“哟！我的妈呀！”

专家们面面相觑，迟迟疑疑地相互探询：

“您可曾听到了？”

“一定是受了什么干扰。”

“您意下如何？”

“我认为，这是颤抖所致，会不会是……”

但是，这种动人心弦的呼喊没再出现，领导和专家们也就把心放下了。

平台的抖动结束，娜佳又宣布：

“对‘小脑’系统的测试开始。”

平台飞快旋转起来。万能博士们为了站稳脚跟，极力岔开双腿。后来，终于被离心力抛出平台，一个接着一个，咕咚咕咚撞在透明栅栏上。它们落到墙根，便两眼发直地躺着不再动弹。只有那个挂着一号牌子的机器人，好象找到了窍门。它开始是趴在旋转的平台上，接着就向平台中心爬。爬到之后便摊开手脚，一直坚持到测试台旋转停止。

专家们给这个机灵鬼热烈鼓掌，兴奋地说：

“妙哇！”

“为什么只有它知道往中心爬？这是什么道理？它的构造与众不同吗？”

总设计师干瞪两眼，望着程序设计员。程序设计员手捂着胸口说，“老实讲，这种动作，我们根本就没有编入程序。”

专家们一下子全站了起来，一齐惊呼：

“啊——啊？”

总设计师再一次往平台上面望去，发现那个机器人居然在娜佳下达起立的指令之前，主动地站了起来，一面踉踉跄跄地走着，一面拍打膝盖、腹部上的尘土。

“很讲究清洁呢……”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程序设计员难过地捂着前胸，等待总设计师裁决。但是，总设计师排除干扰，命令娜佳继续进行测试。

娜佳命令还在墙根躺着的机器人起立，回到测试台站好。她宣布：

“摆动测试开始！”

测试台不住地颠簸起来。机器人为控制身体重心，只好不断蹲下、起来。然而，一号机器人把胳膊一扬，竟蹦到台下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它可是马戏团订的货？”一位专家问总设计师。

“看您，问题提得太古怪啦！”总设计师生硬地回答道，“这么复杂、稀罕的一流产品当中，就不能有废品吗？把废品送到冲压机床毁掉就完啦。”

“这么处理够残忍的！”有位专家对机器人动了侧隐之心。

“根据规定，出了毛病的机器人必须立即销毁。”总设计师边说边让程序设计员放下吊钩，吊走有毛病的机器人，毁掉。

吊钩缓缓落在“逃亡机器人”身旁。不料，它猛一跳，象被蝎子螫了似的，连喊带叫地抱住它那颗安装得牢固的脑袋，狠命往下摘。

总设计师捂着腮，象牙疼似地一脸苦相。

娜佳知道总设计师十分羞愧。她忙抓过来吊钩去钩机器人背上的专用吊环。没想到机器人闪身躲开，便沿着透明的围墙奔跑起来。

程序设计员迎面扑了上去，喝道：“万能博士，站住！”发了狂的机器人没有听从指令。程序设计员便伸出脚想绊倒它。非常意外，它竟然会从腿上一跃而过，逃回自己“伙伴”那里，混在一起，木然不动了。测试落个如此结局，使总设计师十分忧愁，他离开条桌，向站立着机器人的平台走去。到了栅栏前，他让娜

佳快些钩住一号机器人。手执吊钩的娜佳惊诧得两眼发直。到她弄明白了总设计师的指示后，才吞吞吐吐地说：

“我怎么也找不到它……”

“你说什么？你找不到它啦？”总设计师用手指点挂一号牌的机器人惊奇地问。

“那可不是它。”娜佳说

“凭什么不是呢？”

“您往这边走过来的时候，机器人就把牌子全都调换了……”

程序设计员发火地说：“请您不要总说些不着边的话，我们没编这样内容的程序。”

“我亲眼看见……”

“肯定是幻觉。”总设计师劝娜佳放心地工作，别激动，把一号机器人赶快吊走吧。

娜佳刚想动手执行总设计师的指示，突然，三号机器人把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塑料牌扯下来，一甩手全扔到栅栏外了。

“它在营救同伙！”娜佳大叫一声，松开了手中的吊钩。

“您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总设计师用恳求的语调说，“请您不要对自己失去控……”

他的话没有能够说完。他见到从娜佳手中滑脱出去的吊钩撞了第一个机器人的后背，接着又把第二个撞了一家伙，可是，第三个似乎很有“先见之明”避开了那个沉重的铁家伙。

“抓住它！”总设计师大喝一声，娜佳赶紧钩住有“预见”的机器人，然后，朝程序设计员一摆手。

程序设计员按“升起”电钮，吊钩就把手舞足蹈的机器人提向顶棚。

“必须查明肇事者。我很清楚，你们当中有一个乱编程序的人，想让咱们丢丑。竟敢开这种玩笑，我决不饶他。”

“同志，总设计师同志！”娜佳叫道，“我总是感觉塑料壳里

有人。我觉得……”

“我的感觉同你根本不同！”总设计师固执地说。于是，他把领导和专家们请到隔壁清静的房间里。

当程序设计员和他的同行们返回实验室时，发觉吊钩上的机器人不见了，吊钩已经垂落下来。栅栏里其他机器人也无影无踪。

后来，在门旁找到一个“脸”朝下趴着的机器人，它听到“起立”的指令，马上爬起来，问它那群机器人的下落，它慢吞吞地说：

“直奔西北方向去了。”

“什么时间？”程序设计员问。

“十三点十分离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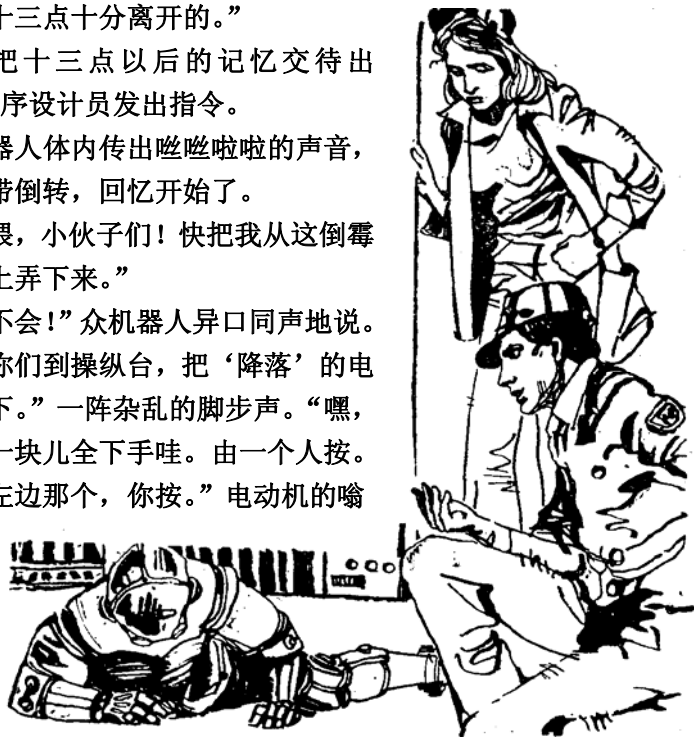
“把十三点以后的记忆交待出来！”程序设计员发出指令。

机器人体内传出咝咝啦啦的声音，很象磁带倒转，回忆开始了。

“喂，小伙子们！快把我从这倒霉的钩子上弄下来。”

“不会！”众机器人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到操纵台，把‘降落’的电钮按一下。”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嘿，怎么能一块儿全下手哇。由一个人按。干脆，左边那个，你按。”电动机的嗡



喻声。“真是一些好小伙子。咱们赶紧趁这个机会溜。别等着把咱们全塞进烤炉炼成焦炭，弄进冰箱也得变冰棍。”

“我们冷热不怕！”众机器人齐声回答。

“或许能开走它吧？好！喂，伙伴们，快上电瓶车的车厢里去。”

“太高。”众机器人齐声说。

“靠边上的那个，趴下。你给我们当个梯子用用。”

践踏铁皮的声音，渐渐远去的电瓶车发动机声……短时间的沉静，又出现程序设计员的问话：

“那些机器人哪儿去了？”

“奔西北方向去了。”

“停止回忆！”程序设计员发出命令后，责备地望着自己同行。

“没编过这样的程序！”众程序设计员也象机器人那样齐声说。

“我也一直这样讲，”程序设计员两手一摊，“非常遗憾，谁知怎么搞的，没有人相信。”

同学们坐在丁香树从的荫凉处，等候伊万诺芙娜把科斯佳找回来。

突然，传来砾石的沙沙响声，机器人开过来一辆轻便电瓶车，停在同学们面前。

大家惊讶地站了起来。司机身后的车厢里还立着三个机器人。机器人司机跳下车直奔尼古拉。尼古拉紧往后躲。司机躬身低垂密封式头罩的大脑袋。

“您有何贵干？”尼古拉茫然不知所措。

“什么有何贵干？！你把我脑袋拧下来！”机器人焦躁地喊着。

“我实在不理解。”尼古拉慌乱地说，又扫视同学一遍。

“快动手！”机器人着急得直跺脚。

“您如果考虑真有必要这样做的话……”尼古拉小心翼翼地抱住机器人冰冷的脑袋，这时，鲁莽的符拉迪克却照准机器人后背猛击一拳，厉声喝道：

“滚你的吧，臭机器人！走开！我们拧下你的脑袋，该有人批我们破坏机器啦。快滚开，爱去哪儿就把车开哪儿去吧。”符拉迪克推搡着机器人司机。

机器人返回车上，握住操纵杆，朝静下来的同学喊：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求你们。”

“你怎么这样跟它说话呢？”丽达不满意地说，“别忘记你是人啊！”

“你让我跟它称兄道弟吗？”符拉迪克反驳说。

丽达走到电瓶车跟前，兴致勃勃地打量着机器人，扭头说：

“称兄道弟当然没必要，不过，我们总该比机器人更有教养。”

电瓶车在工厂的废品堆前停住，司机首先从车上跳下来，然后命令其余机器人下车。

四个机器人把茂密的牛蒡草踢得东倒西歪。沿着院墙大步流星地走着。

三个机器人听见带头的机器人发出了命令，他们忙收住脚步。

“你们想办法去弄一架梯子来，有了梯子咱们就自由了。”

“要自由，何必梯子。”三个机器人齐声说，“没有它，我们照样是自由的。管它上天下海，不论面临辐射带，还是面对这堵墙，我们有着充分自由。”

“把你们撂到哪儿去生锈，你们当然不在乎，可是，对我就不同了。不过，你们在墙这边是自由的，到了墙那边肯定也是自由的。对吗？”

机器人一致同意。

肩头上有伤的机器人谨慎地贴着库房的木板墙，向一座混凝

土平台走去。那儿堆着印有彩色图案的纸袋。那里有人在唱歌。

仓库主任发觉，放梯子的消防架前有个机器人，他停止了歌声。

“您好啊，机器人同志。”彼得·伊万诺维奇说着，把盛有粉末的簸箕放在矮凳上。

“您好！”机器人回答，它那条伸向梯子的胳膊顿时僵住了。

“你们正在考试？”彼得主任问。

“是！”机器人回答。

“考试进行得怎么样啊？”

“正常！”

“搬吧，请您搬走梯子吧。”仓库主任允许了。

机器人说声谢谢，扛起梯子就走。

彼得主任尾随其后，他见机器人把梯子靠在墙上，叫其他机器人往上爬。彼得主任关心地说。

“你们不要挤成一团嘛，应当按照要求去做。今天天气多么适合进行考试啊。”

机器人应声说：“气温 20℃，无云，相对湿度 60%。”

“哈哈！实在是了不起！”仓库主任夸奖地说，他又把满是粉尘的无檐帽朝后脑勺一推，问机器人：“你们有会吸烟的吗？哪一位会吸？”

机器人全都默不吭声。彼得主任感到不大自在，脱下帽子在手中揉搓着。一个机器人蹬梯往上爬，到了顶端抬腿翻越墙头时，身子朝后一仰，又倒栽下来了。

彼得主任跑到它身边，不料，这个挨摔的机器人却说没有必要可怜它。

“您别影响我们考试！”肩头有伤的机器人不满地说。接着它又命令身旁的机器人上梯子。这机器人翻过墙头，咕咚一声，也摔下去了。彼得主任心疼地间：这考试太残酷了，有什么意义呢。

“掉下去就自由了。”两个机器人一齐说。

“这么说，你们也想得到自由吗？”彼得主任深感意外。

肩头有伤的机器人慌了手脚，它命令另一个机器人快爬上梯子。突然，库房屋顶上的扩音喇叭嘶嘶啦啦地响起来，随后就传来总设计师的嗓音：“请大家注意，有四个机器人从实验室逃跑出来。遇见它们，请用指令：‘万能博士，站住！’管制住，并立即拨电话 311 通知我们。”

彼得主任避开机器人几步，责备说：

“你们的考试原来是这样！好哇，万能博士，站住，随我回板棚，走！把你们锁进库房里，我再找有关部门。随我来——齐步走！”彼得主任抖擞精神，拿出当年做指挥官的威风喊着。

机器人俯首帖耳地随在发号施令的仓库主任身后，院墙外面，在牛蒡草从中的机器人撞击着墙壁，也在按照指令行事，却无法跟随主任去了。

彼得主任抢先进入库房，他眉开眼笑，象逗引小鸡那样招呼机器人。

“进来，进来呀！我的小乖乖，呆在这儿你们会觉得凉爽、舒适。叽叽，叽叽，小鸡崽儿……”

万万没有想到，突然，一个机器人命令其他机器人站住，它又粗鲁地、几乎碰上彼得上任的鼻子尖，把门关上，还给插上门闩。

彼得主任发觉是他本人倒给关进库房的时候，他把总设计师、程序设计员、机械工人、装配工人，以及一切参与制作这些金属娃娃的人全恨透了。他决心就这么呆着，好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伙机器人的胡作非为。

“赶快跑！”肩头带伤的机器人放开喉咙喊。可它忘了说明方向路线，结果那两个机器人一下子就跑上装满颜料粉末的纸袋堆。颜料袋子全给踢破了，满地五颜六色的粉末。一个机器人又把压

缩空气的胶管也踢断了。

压缩空气呼啸着喷出断口。胶管象蟒蛇似地扭动不停。地面的颜料粉末被扬起，刹时，仓库地区的上空便腾起五彩祥云。它吞掉了禁闭着彼得主任的库房，也湮没了三个机器人。

总设计师独坐在实验室的长条桌旁。

电话铃声终于响了。

“311 吗？”彼得主任问，“我报告个情况。你们的机器人叫我给捉住了。”

“什么地方？”

“颜料仓库。”

“好。”总设计师兴奋地说，“请使用指令管制住它们。”

“我已经管制住掉到牛蒡草丛的那个家伙。另外几个坏小子，真是捣蛋鬼。啊——嚏！请原谅，它们踢破颜料袋，还用压缩空气猛吹。啊——嚏！请派人快来搜查。啊——嚏！”

总设计师打开扩音器：

“各搜查小组请注意，赶紧到颜料库去！”

这时，墙上的扬声器突然响起来，传出女教师伊万诺芙娜焦躁的声音。由于话说得太急，扬声器发出大量劈哩啪啦的杂音，没办法听明白她说了些什么。总设计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猜测出来，是有一个来参观的学生找不到了，女教师要求派人寻找。

“我的机器人正在厂内闯祸，您看我，并没有着急，”总设计师说，“何必激动呢，有话你可以慢慢讲，你的学生估计在什么地方掉队的？说什么都好，唯独叫学生进厂，绝对不是个好主意，动不动就失踪。”

“你……胡……死……哟！……”伊万诺芙娜狂叫一通，突然又无声无息了。

不久，程序设计员气喘吁吁的声音又打破了沉寂。

“我们——捉住了它们。粉尘满身，难看死啦。必须用肥皂水洗涮。有一个是在院墙外边找到的。用电瓶车运到电梯那儿了。马上到。”

扬声器喀嚓几声，沉默下来。总设计师轻松愉快地微笑着，在实验室来回走动。

开电梯的娜斯佳大婶，见了横躺竖卧的机器人，吓得拍腿大叫：

“我决不让它们乘电梯。你们怎么啦，它们会吃了我！”

“它们不吃东西，”娜佳哈哈大笑，“让我替你开一趟吧。”

“姑娘，我的职责我很清楚。在这个‘活塞’里我飞上飞下地干了十二年，没让人替我开过一回。亲爱的，干脆这么着：我把它们打发去三楼，咱们爬楼梯。好吗？”

机器人自己乘电梯。关上门，娜斯佳大婶戴上老花镜，仔细看准控制板上的电钮，当着众人面，按动上三楼的键钮。信号灯亮了。搜查小组的全部人马向楼上飞奔，娜斯佳大婶紧紧跟随。

电梯到三楼没停。它一直上升到最高一层，但是依然没有停下，而是直接返回到一楼，到了一楼它又升上顶层，总算暂停一下，接着又开始下降。

搜查小组跑上顶层，发现只有一个机器人站在那儿。

“它们都到哪里去了？”程序设计员问它。

“下去啦！”

“你为什么不跟着下去？”

“命令我拖住你们后腿。”

大家知道上了大当，忙往楼下奔。到一楼又不得不往上跑，上去下来，这么一直跟着电梯跑到机械师把电梯止住为止。电梯里面原来只有一个机器人，完全是它不停地按升降钮。

“你在这儿搞什么鬼？”娜佳吃惊地问。

“散散步。”

“准教你按这些电钮的？”

“机器人。”

“那两个机器人在几楼离开的电梯？”

“没有看见。视力装置被遮盖住了。”

“离开我们，你们打算逃到哪儿去呢。”程序设计员好奇地问。

“我们计划出去玩玩。”机器人严肃地说。

众人都神经质地哈哈大笑起来，程序设计员说：

“工厂的烟囱无缘无故地躺在地上，说它想休息一下，跟这完全一样”。

总设计师看着大家洗刷机器人，他内心又给自己提出问题。

“机器人和人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可以把某种目的输入机器人人大脑，使它和人的目的相一致。这正是万能博士的全部程序。”

这一思路使总设计师兴奋异常，他伸出食指在布满粉尘的机器人胸脯上画了个线路图，在另一个机器人的胸脯上列出公式，喊道：

“要证明的原来就是这个！”他离开机器人几步，极力使专家们相信，“带领其他机器人去散心的，根本不是个机器人。”

“你说，那是什么呢？”专家们感到奇怪。

“捉住他就清楚了。”

“我早就提解您……”娜佳激动地说。

“你那一套完全是另一回事，”总设计师摆摆手，“您不过是猜想而已，何足为凭。我的这项天才的机器人公式却是有根有据推理出来的。”

他让娜佳快把线路图画下来，把公式抄好，以免影响洗刷机器人。

在地下室走廊的水泥顶板下，敷设着各种颜色的管道，有玻璃的小灯闪出蜡烛般的微光。两个机器人默默地朝有亮光的地方

走去。寂静中一阵劈啪巨响由管道里发出。水泥顶板由于上面机器设备开始运转而嗡嗡作响。

走在前头、肩上有伤的机器人向身后的机器人提议休息一下，后者生硬而又矜夸地说：

“只有那些生物才有休息的需要，我们能一直工作到彻底损坏为止。”

“你倒能玩命，累吐了血也干？”

“我听不懂。”

肩头有伤的机器人烦恼地一挥手，命令伙伴站住不许动，又给自己找个合适地方坐下来。

“我的腿喀巴喀巴直响。”

“是静电作用。”

“走，走！”

机器人知道这是命令，该走，可是指令“不许动”正使它处于不该走的状态，左右为难了。它说：

“对这种不合理的电能消耗，我应当向您提出警告。我的能力如能充分发挥，每分钟可给国家创造一万卢布的财富。目前我从事机械运动已经有四十九分钟，经济效益却几乎是零。”

“你何苦火冒三丈，铁蛋！我全明白。”

“我没冒火呀。我的绝缘层工作正常。”

“你真是榆木疙瘩不开窍！闭上你的嘴。”

“榆木疙瘩不开窍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你让我怎么说？满脑袋浆糊。烦死人。”

“您的行为不符合逻辑。您的语言缺少信息系统。我的电脑分析部分感到极端困难。零件会因超负荷烧毁的。”

“我的困难比你更大，身上也没有发烧。”肩头有伤的机器人东张西望地说，“我觉得门厅应当就在附近。唉，我觉得……”

他走出十步，向左急转弯登上台阶，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

终于见到了有旋转门的门厅。同时，在走廊另一端又发现了写着“测量技术科”的牌子。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由于赶制阳光测压仪，午饭都没吃。她感到对不住普洛霍罗夫，坐飞机从乌拉尔来，到现在还在门厅里挨饿。滤光器放进暗匣，她就要包装仪器了。这时，传来脚踏磁砖的笨重脚步声。她扭头一看，吓得“妈呀”一声。有个机器人冲她走来。

“我受普洛霍罗夫同志委托，前来提货。他在门口宣布绝食了。”

“妥啦！”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眉开眼笑地对机器人说。机器人很受感动，和气地说：

“我可以稍候一下。”

“您看，如果给他带几个馅饼，他肯吃吗？”

“我想他肯定会吃的。”机器人回答。

“等一下，我马上去取。”

她拿来一袋馅饼。机器人接过食物和仪器，便告别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离开技术科，飞快跑回通向地下室的大门。进门后，它走到另一个机器人面前，说：

“全准备齐啦！现在该你替我完成一项任务。”

光线充足的门厅里仍旧喧哗异常。七年级同学参观结束，可以任意说笑了。他们知道了工厂的一切，只是不知道科斯佳在哪里。

“他可能早到家了，正吃炸面包喝汤呢。”丽达对伊万诺芙娜说。

“瞎说些什么，他肯定是走丢了。”伊万诺芙娜比丽达高出一头，但仍踮起脚搜索人群，寻找科斯佳。

她没看见科斯佳，却头一个发现有位不速之客进入门厅。这位特殊来客手提一大袋馅饼和一只箱子。它灵巧地通过旋转门，直奔正打盹的普洛霍罗夫，到他面前收住脚步，问：

“您从彼尔姆来吗？这可是您所急需的阳光测压仪？”

“完全正确。”普洛霍罗夫眼睛瞪得溜溜圆。

“请收下仪器和馅饼。”

门厅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尼古拉的鸭舌帽落地声都吓了大家一跳。

“这可叫我怎么来感谢您呢！实在是太感谢啦！”普洛霍罗夫喋喋不休地说。

“您可以马上回彼尔姆！”机器人庄重呆板地说，随后它转个一百八十度，放声大喊道：

“你们都好哇！这是我！”

“您到底是哪一位呀？”伊万诺芙娜问。

“怎么连我是谁都看不出来吗？”机器人吃惊不小。

尼古拉挤上前来，仔细打量一番机器人，最后嚷叫道：

“这就是科斯佳！他穿上机器人外套各处瞎逛荡！……”

“不会吧！”伊万诺芙娜心里暗吃一惊。

这时，机器人呆手笨脚，大模大样地在人群里兜了一圈，没头没脑地说：

“丽达，你极端地不正确。我——机器人——正在同你讲话。”

伊万诺芙娜胆战心惊地走出人群，面对机器人没有把握地说：“科斯佳，你别再扮演滑稽戏啦。”

“伊万诺芙娜是一个脾气坏透了的人，”机器人说完，它又作了点补充：“脾气不好是信息上的不完善。”

“马上你把这件外套扒下来！”伊万诺芙娜壮着胆子说，“同学们都该回家去吃饭啦，可你还装模作样地演戏。”

“滑稽戏为话剧形式之一，它对现实生活中各种消极、落后、

陈腐的现象加以讥讽，而对积极的生活理想予以肯定！因此，停演滑稽戏，你可办不到……”

当机器人引经据典地解释滑稽戏时，门厅里又出现个机器人。他小心地通过旋转门走出去了。对此，除丽达外，谁也没有注意。

“没错！他就是科斯佳。仗恃他多看几本书就敢来耍笑我们。”符拉迪克说，“我可清楚他，他把这套铠甲一披，找咱们取乐来啦。”

伊万诺芙娜贴近机器人眼前，果断地说：

“我没那份闲工夫跟你磨牙！”

“你何苦火冒三丈，铁蛋！”

“你还敢跟我犟嘴！”

“你真是榆木疙瘩不开窍！

闭上你的嘴！”

“这叫什么话？！”

“你满脑袋浆糊，烦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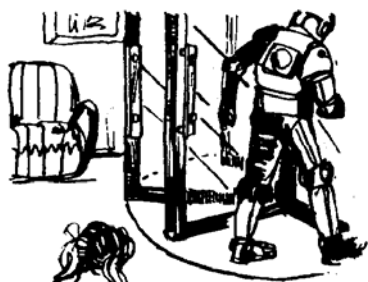
机器人还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脑袋。

“不对劲，肯定这不是科斯佳！”伊万诺芙娜吓得连忙后退。

丽达对门厅里的机器人已失去兴趣。她乘别人不注意，偷偷跑上大街，拐弯向开满蔷薇花的草坪跑去。

娜佳也同样没看出它是真正机器人。最初她误以为是那个报废机器人呢，直到女教师挨骂，吓得直退，娜佳才上前发出指令：

“你要回答：什么是白氏硬度测定方法？”



机器人顺口就说：

“白氏硬度测定原则，以静电负荷将小钢珠压入……”

“停。”娜佳打断他的话，让它交待十分钟前的记忆。

机器人体内有个东西吱吱响，杂音渐慢，回忆开始：

“全准备齐啦！现在该你替我完成一项任务。一，这仪器和馅饼交给普洛霍罗夫同志，他等在门厅里。”

“我怎么能知道是他呢？”

“你别急，咱们按顺序说。二，在门厅你能见到老师和学生，要把他们的注意力引过去，你必须随意编点瞎话……”

“机器人是不会说无根据的瞎话……”

“算啦！你把咱们的谈话内容，尽你能想得起来的，就向大家说说，态度一定要严肃，看情况……”

娜佳命令机器人停止回忆。现在谁也不怀疑他们眼前的是真正机器人。

丽达沿工厂办公楼的围墙飞奔，一直跑到蔷薇花丛才停下。

她弯下腰，见浓密的刺条下趴着一个机器人，它正望着门厅前的广场。那里有几辆彩色的大型运输车正调头。

“科斯佳！”丽达轻声唤道。

机器人一惊，忙翻过身来，仰面见到了丽达，于是爬出树丛，坐了起来。

“科斯佳，要我帮助你吗？”丽达问。

“机器人是不要人帮忙。它不出毛病就工作，有了毛病马上报销，压成铁饼。”

“真不懂，你害怕什么呢？”

“人才要怕这怕那，所以它们要制造大无畏的机器人。”

“你别用这种腔调跟我谈心，”丽达恳求说，“咱们一直是好朋友啊。”

机器人根本不会笑。可是，坐在丽达对面的机器人却开心地笑了。丽达当然懂这些，因此，对他更加关心了。

“这头罩我给你拧下来吧！”

“没法拧得动。我说过，机器人正常就工作，出故障就报废压成铁饼子。”

“究竟怎么可以解救你呢？”

“小姑娘，这种事你办不了，”机器人站起来，坚决地说，“你回去吧！”

“咱们一块儿走，科斯佳你别怕，大家到处找你，腿都快跑断啦。”

“全怪他们自己。谁叫他们把我造得这么机灵……”

“你在怪谁呀？”

“怨程序设计员。他们模仿科斯佳的性格，现在却叫我替他承担责任。”

“科斯佳！”

“他们把科斯佳的名字送给我。甚至在记录装置里，”机器人敲了下自己的脑袋，“记着他的地址：河岸街16号，对吧？”

“说真话，”丽达恳求说，机器人这番话使她心里焦躁不安，“我不信……”

“小姑娘，你如果诚心想帮机器人的忙，快拿件特大号衣服和一条大头巾，再叫辆出租汽车。机器人想看看他的故居，想坐汽车兜会儿风。”

“科斯佳，你怎么这样呢！”

“请不要大喊大叫的。”

“你让那群机器人传染得傻气十足！科斯佳，你别忘了……”

“你给拿衣服和头巾不？”

“到了家你又有什么办法摆脱这身塑料壳？它是那么坚硬。”

“我急需的不是意见，小姑娘。”

“你别小姑娘、小姑娘地喊个没完。你不应该蛮干，需要动动脑筋，其实，这正是你的老毛病：光知道干，就不先考虑一下后果！”

机器人耷拉下密闭式头罩的脑袋，不吭声了。他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弱点。他皱着眉，问：

“你是猜测的，还是认出来的？”

“我早就认出你来了。你一离开符拉迪克往电瓶车跑，我就看出是你。不过，当时我有些发懵，对自己眼睛也不敢相信了。”

“挺有趣的，你怎么能看出是我呢？”

“你走路可是内八字呀！”丽达笑了。

科斯佳也哈哈大笑。从他穿上机器人的铠甲，直到现在才刚刚感到轻松愉快。于是，他信赖地拉着丽达的手，坦然地归顺总设计师去了。

（插图：汤高峰）

【美】艾·阿西莫夫 著

如此美好的天气……

王绍武 译

××××年4月12日，在汉森太太的自动门里，由于某种尚未查明的原因，磁场调制器上的制动键发生了偏振。这么一来，汉森太太一天的安排彻底给打乱了。而她的儿子理查德也突然得上了奇怪的神经官能症。

这不是通常文献资料中所描写的那种神经官能症。而且，年幼的理查德，一般说来，还能象受过良好教育的十二岁儿童那样进行日常的待人接物。

但是，从4月12日起，理查德却要用极大的克制力才能使自己跨进这个自动门。

汉森太太早晨醒来。象通常一样，她的家仆机器人默默地滑进主人的卧室，用小托盘给她献上一杯咖啡。

汉森太太打算今天到纽约去。由于不能对机器人过分信赖，在动身前，她必须亲自做完某些事情。因此，她喝了几口咖啡就起床了。

机器人默然地沿着反磁力场滑出卧室返回厨房。这种反磁力场使机器人那架由零件装成的身躯离地板半英寸悬空移动。机器人到厨房后，按动餐用仪表盘上的键钮，一份标准早餐就准备好了。

汉森太太照例先向已故丈夫的雕像投以感伤的目光，然后怀

着平淡而满意的心情做完了早祷的各项例行礼仪。她听到她的儿子正在大厅的那一角洗漱，而且她知道，这些事并不要她去插手。

机器人正守候在那里服侍着小主人冲淋浴、换衣服和用早餐。她家去年安装起来的沐浴设施能够使洗澡和揩干的程序变得如此迅速和爽快，使她毫不怀疑不需任何说服和动员，迪克是乐意去洗澡的。

她现在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在儿子去学校前亲吻一下他的面颊。她听到机器人正发出柔和悦耳的声响。这是告诉小主人，上课的时间快到了。于是，汉森太太匆匆乘电梯下到底层以便履行做妈妈的义务。

理查德肩挎左右摇摆着的袖珍放映机和教学胶卷站在自动门前。他的表情很忧郁。

“你听我说，妈妈，”他说，“我拨了学校的坐标，可连个影子也没看到。”

她差不多是机械式地说：

“你在说梦话，迪克。我从来没听说有这种事。”

“那你就试试看呗。”

汉森太太拨了几下字盘。怪事！学校的自动门通常都调在公共波段上。她开始拨其他的坐标，同样一无所获。她的友人家的自动门可能也拨不到了。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信号发出使人一看就会明白，可这一天，不论她怎样拨弄键钮，自动门仍是一个毫无反应的灰色壁垒。毋庸置疑，自动门发生了故障。可是公司方面每年秋季的检修才刚刚过去五个月吧！

汉森太太着实恼火了。

这一天她安排了许多事要做，可为什么事故却偏偏发生在这一天？！汉森太太懊恼地回忆起一个月前她为了节约额外开支而拒绝安装一个后备自动门的建议。她哪能想到自动门竟是这么不可靠呢？

她来到传真电话旁，没好气地对理查德说：

“迪克，你步行走大路到乌里亚姆逊家，借用他的自动门上学去吧。”

如果联想到接踵而来的一连串事件，理查德的反对态度是不足为怪的。

“啊，不过，妈妈，我身上会受污染的。在自动门修好以前，我看我还是留在家里好些，可以吗？”

汉森太太坚持自己的决定，这同样也不足为怪。她手指没离开传真电话的键盘，说道：

“只要穿上套鞋，不会弄脏的。在走进房屋以前不要忘记好好把身上抖干净就行了。”

“可是……”

“不要再讲什么条件了，迪克。你应该上学去。我要看着你走。要快点儿，不然，要迟到的。”

机器人，这架用最先进零件安装成的异常敏感的机器，已经站在理查德的面前，殷勤地伸着双手正把套鞋递给小主人。

理查德把透明的塑料护膜套在套鞋上，带着极为勉强的表情向门口走去。

“这玩意儿我甚至还不会开呢，妈妈。”

“只要按一下这个键钮。”汉森太太指给他看，“按动这个红色键钮就得了。这上面写是‘太平门’几个字。好了，不要再耽搁了。你是不是想要机器人跟你一块儿去？”

“不，看你说的什么呀！”理查德有点不耐烦。“我是什么人？照你看，我还是个婴儿呢！”他忿忿的牢骚声被身后的关门声打断了。

汉森太太用指头轻轻触动传真电话的键盘，拨出需要的号码，并以相当大的声音向公司发泄了对它的产品的意见。

不到半小时，汉森太太的府邸里来了一位谦逊的青年人。此

人名叫卓·布鲁木，技术学校毕业，又在强力磁场力学研究班进修过。尽管由于他年纪太轻而使汉森太太对他的技术产生了本能的怀疑，但他毕竟是有真才实学的。

他刚一发信号，女主人就打开了住宅的活动通道。这时她看到他用力抖动全身以便抖去露天下的尘土。套鞋已被他甩掉了。汉森太太又把通道关上，这样可以避开射进住宅的刺眼的阳光。

“只要有个人来，我就高兴，”汉森太太含辣带刺地冲着技师说，“我这一天算完了。”

“很抱歉，夫人。哪里出了故障？”

“这个门干脆不能用了。拨坐标的时候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汉森太太说，“发生故障事先连个信儿都没有。我只好打发儿子到邻家去，他打这儿通过……就这个玩意儿。”

她指着“太平门”，正是在这里她迎接了技师。

他微笑了一下，开始以一个自动门专家的风度说话：

“这也是门，夫人。只不过不是用大写字母来表示罢了。这可以说是个机械门。从前其他的门是没有的。”

“可至少它还能供人使用啊！我不得已才命令儿子从这里走出去，进入肮脏的露天世界充当各种细菌的俘虏。”

“露天的天气并不坏呀，夫人，”技师的表情显示出他由于职业的缘故几乎每天都接触到露天的新鲜空气。“有时，外面的天气的确也不太好。不过我想您还是希望我快点把您的门修好的，夫人。”

他坐下来，打开随身带的工具箱，然后用点状排磁器不到半分钟工夫就取下了操作盘，使自动门内部密密麻麻的复杂零件暴露出来。

汉森太太看着他检修，把双手抚在胸部。

终于，技师喊了一声：

“就是它！”他以轻捷娴熟的动作取出了一个制动键。“这个

键失磁了，夫人。就这么个毛病。”他用指头在多格的箱子里探摸了一阵，取出一个同样的零件。“这玩意儿常会出毛病，而且无法预见。”

他装上操作盘，站起来。

“现在一切都好了，夫人。”

他拨动数字控制盘，把原有的数字组作废，又重新调上一组。

每拨动一次，自动门内阴森闷郁的色调都转变为浓深柔润的黑色。

“夫人，请签字，就签在这儿。劳驾写上您的账号。”

技师拨动新数字盘。这次出现的是自己工厂的坐标。他彬彬有礼地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前额，走进自动门，湮没在黑暗中。继而，工具箱的轮廓也从眼前消失。过了片刻，自动门复又呈现出阴郁的灰色。

半小时后，当汉森太太终于做完曾经中断了的一些事情并带着尚未消失的烦恼回想着早晨发生的事故时，可憎的传真电话铃响了。就从这阵铃声开始，一场真正的灾祸向她降临了。

伊丽莎白·罗宾斯小姐心里一直在纳闷。年龄幼小的汉森·迪克一直被认为是个好学生。她压根儿没打算责怪他，可是她确信，今天他的举止总有点儿反常。既然是这样，她当然应该告诉他的母亲，但不必让校长知道。

她利用早自习的时间，指定一个学生代她管一下班上的事，她自己来到传真电话旁。拨出需要的号码后，她立即在屏幕上发现自己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汉森太太的装饰华丽但又仿佛由于某种原因而烦恼的表情严厉的头像。

罗宾斯小姐有点胆怯，想回避已经来不及了。她羞怯地说：“汉森太太，我是罗宾斯小姐。”

汉森太太冷冰冰地看了她一看，问道：

“罗宾斯老师吗？”她的语调冷酷而傲慢。

“完全对。我有事找您，汉森太太，”罗宾斯小姐继续说，“是想告诉您，今天早上迪克很晚才到校。”

“是这样吗？这不可能。是我亲眼看着他上学去的。”

罗宾斯小姐表现出有礼貌的诧异，问：

“您是想说，您看到他使用自动门上学来了？”

汉森太太马上说：

“不，不，我们的自动门暂时失灵。我要他到邻居家用他们的自动门上学去。”

“您确信是这样？”

“当然。难道我对您撒谎吗？”

“看您说的，汉森太太。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您是否确信他找到了去邻居家的道路？他可能迷了路……”

“胡扯。我家有详细地图。我毫不怀疑，理查德对 A—3 区每幢房屋的位置了如指掌。”

然后，她带着充分意识到自己有显赫社会地位的那种人特有的平静，骄傲地补充说：

“当然，他也根本无须知道这些，只要在座标簿上看一下所需要的坐标就得了……”

由于自动门耗能价值昂贵，罗宾斯小姐的家庭不得不严格控制对它的使用。直到不久前，她还是步行到学校来。汉森太太的高傲态度使她在感情上蒙受了屈辱。她直言不讳地说：

“不，汉森太太，我担心迪克并没有使用邻家的自动门。他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从他那双套鞋的情况判断，他在露天下走了很久。他的套鞋很脏。”

“很脏？”汉森太太仍旧用充满优越感的腔调说，“您说什么？他讲出了什么没有？”

看到这位贵夫人神态慌张的狼狈相，罗宾斯小姐由衷地感到开心。她继续说：

“他不愿谈出任何这方面的情况。话说明了，汉森太太，我觉得他得了病。所以我这才给您打电话。可能您愿意请医生给他看看吧？”

“他发烧吗？”这位母亲使用高音嗓门问。

“噢，不。我不是说他肉体上生了病。我指的是他对周围事物的表情和那不正常的眼神。”她犹豫了一下，竭力想把话说得更委婉些：

“我觉得，也许，做一个精神病的常规检查……”

她没把话说完。她的话被汉森太太的冷酷而严厉的声音打断了。如果不是教育还有点作用的话，这声音肯定会变成野兽的吼叫。

“您是想说，我的理查德是个精神病患者？”

“啊，不，汉森太太，不过……”

“我看您想要说的正是这个。简直是胡思乱想！他一直很健康。等他放学回来我自然会明白一切。我相信，他会向我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联系突然中断了。罗宾斯小姐内心感到屈辱，而且承认做了一件蠢事。归根到底，她只不过想履行一项自己的职责罢了。

她匆匆回到教室，很快看了一眼挂钟上的金属字盘。自习课快结束了。下一节是文学课。

罗宾斯小姐的思想并未全部集中在这节文学课上。她机械地叫起一个个学生，要他们朗读自己作文中的片断以供她选择做示范。她又以同样机械的神态把选出的一段文字稿嵌入软片，再用微型显音机播放出来，好让大家听到应该怎样用英语来朗读。

在显音机的机械发声器上总是发出一成不变的标准腔，这同样也一成不变地抹杀了语调的任何个性特色。长期以来，罗宾斯

小姐总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让学生学会这毫无个性特色的语言，并用千篇一律的语调来说话，这到底是否明智？

可今天，她根本不想这些。她一直观察着理查德·汉森。孩子呆若木鸡地坐着，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反应，一反常态，陷入极端的沉思。她肯定，今天早晨他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因此，她用电话告诉他的母亲是应该的，尽管她提到精神病检查似乎有点冒失。不过现在作这种检查也是很常见的嘛……常对所有的人进行普查。这丝毫也不会损伤自尊心。也许，有人不这样认为。

她终于把理查德从座位上叫起来。在他听到老师呼唤并站起来之前，罗宾斯小姐不得不两次呼叫他的名字。

她出的作文题目是：《假若要您选择一种古老的交通工具去旅行，您将选择什么？为什么？》罗宾斯小姐每学期都是出的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出得好，因为它可以培养学生对历史发展的敏感，它唤醒青年们去思考古人的生活方式。

罗宾斯小姐听着理查德用低沉而单调的语调朗读作文：

“假若要我选择一件古老的交通家具，”他把“工具”念成“家具”，“那我就选择同温层巨型飞机。它飞得宁静，象其他所有交通工具一样，不过它很清洁。因为它要在同温层飞行，它必须是绝对密封的，所以您就不必担心会染上疾病。如果是在夜间，您可以看到星星，就象处在天象仪里。如果您往下看，您会看到地球，就象在地图上一样，或者，还能看到云彩……”他又往下读了几百字。

他读完后，罗宾斯小姐及时指出：

“‘交通工具’不能说成‘交通家具’。再者，不能说‘飞得宁静’或者‘用力看’。应该怎样说才对，同学们？”

一阵七嘴八舌的回答声……

课就这样结束了。马上要开午饭。有些学生在学校用午餐，有些回家去。理查德自己留下来。罗宾斯小姐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因为他平时总是回家吃午饭。

正午一过，响起了最后一道铃声。二十五名男女学生在一片喧哗声中按次序排队。

罗宾斯小姐拍了一下手：

“快点儿，孩子们。泽尔达，快站到自己位置上去。”

“我的胶片掉了，罗宾斯老师。”女孩尖声为自己辩解。

“快点儿拾起来，拾起来。注意了，快，快！”

她按下电钮，一部分墙壁退入壁龛，呈现出一个淡灰泛黑的大自动门。这不是一个供孩子们回家吃午饭的普通的自动门，而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安装起来的特殊自动门。它是这所欣欣向荣的私立学校的骄傲。

这个自动门比普通的宽一倍，装有大而精密的被称为“自动选标仪”的仪器。借助于这种仪器，可以在一瞬间确定几个不同的坐标。而普通的自动门则需要每隔一定的时间拨动一次才能确定这些坐标。

通常，在学期之初罗宾斯小姐总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和技师一起对一些新来的学生家庭住宅调好坐标。不过，幸运的是往往一个学期都能顺利使用，不须再找技师检修。

学生们按字母顺序站好队，女生在前，男生在后。自动门呈现出柔和的黑色。于是，埃斯特尔·亚当斯挥了一下手走进门去。——“再……（见）……”

象平时一样，“再见”这个词只听到一半，人已消逝在缥缈中了。

自动门由灰色又变成黑色……随着自动门把学生一个个送回家去，队列越来越短了。当然，也常会有那么一位妈妈忘记在相应的时间把自己家中的自动门调到接收的刻度。这时，自动门就变成灰色。经过一分钟等待，自动门自动转换坐标，改送下一个孩子回家。而家中不开门的孩子则要等到所有同学走完以后，有

一道专门的铃声提醒那位不经事的妈妈，要她立即扭转情况。这种现象给孩子们造成不良的印象，他们常为此而烦恼，认为家中对他们不够关心。罗宾斯小姐在家访时总要向家长提醒这一点。尽管如此，这种事每学期至少总要发生一次。还有一种麻烦事发生得更多些：某个男生或女生在队列中未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尽管教师们随时严加注意，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特别是学期之初孩子们对编成的队列还不太习惯的时候。

每当发生这种情况，五六个孩子就分别出现在别人的家中。这时必须让他们再返回学校。调整好这种混乱的局面要花去几分钟的时间。家长们对此也大为不满……

罗宾斯小姐突然发现队列的移动停止了。她急忙吆喝站在队列排头的一个人：

“塞缪尔，快进！等什么来着？”

塞缪尔委屈地皱起眼皮说，

“这不是我家的坐标，罗宾斯老师。”

“噢，是谁家的？”她焦急地扫了一眼由五个学生组成的队列。

“是谁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这是迪克·汉森家的坐标，罗宾斯老师。”

“他在哪儿？”

另一名男生以幸灾乐祸的语调回答了这一问题，这种表情是孩子们在成年人面前告发自己伙伴时常常本能地流露出来的。

“他从‘太平门’出去了，罗宾斯老师。”

“你说什么？！”

自动门打开了下一组坐标，塞缪尔·卓兹回家去了。其余的也都一个接一个离开了学校。

罗宾斯小姐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她走到太平门前。这是一个相当小的隐蔽在壁龛内用手来开关的门。

罗宾斯小姐把门打开一条缝儿，一条防火救生的路展现在面前。这时她接触的是一项与现代化建筑物中使用的现代化防火设备完全不同的、过了时的防火注意事项。门外，露天下，空无一物，除了……空旷的郊野。明媚的阳光照射，微风送来尘土的清香。

罗宾斯小姐关上门。她感到心安理得，因为早晨她已电话通知了汉森太太，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现在已经无须怀疑，理查德出了事。她决心不再打电话给汉森太太。

这天，汉森太太未能去纽约。她呆在家中，心里忐忑不安，甚至忍受着烦躁的折磨。这烦躁是由罗宾斯小姐的直率行为引起的。

离放学大约还有一刻钟。焦急的心情驱使她来到自动门前。去年，她在门上安装了一架自动装置，可以在三点差五分的时候自动出现学校的坐标，而且不用人来控制，在理查德回来以前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

她的视线一直没离开阴森森雾茫茫的自动门（为什么这个性能可靠的强力磁场不能呈现出别的什么有生气的、令人愉快的颜色呢？……）。她用两只胳膊抱住自己的双肩，她感到，它们是这样的冰冷。

自动门准确地在预定时间泛起黑色，可是不见孩子。几分钟过去了——连个人影也没有，又是几分钟，仍然毫无消息。终于，她感到愤懑和失望。

已经三点一刻了。汉森太太完全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以前，在必要的时候，她就打电话给学校。可现在，她不能，坚决不能。不能趁这位女教师怀疑理查德心理上有病的当儿打这个电话。这个教师简直太无理了！

汉森太太心急如焚，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抽香

烟。后来突然又把香烟熄灭。也许，这是一场虚惊？理查德可能因某种原因暂时留在学校？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会事先告诉她……猜疑渗透她的全身：他明明知道她打算到纽约去，并要在某处耽搁到深夜才能回来……不，不，如果有事，他无疑会通知她……

她那盛气凌人的骄傲派头现在已经分崩离析了。必须给学校打电话，甚至（她闭上双眼，泪水夺眶而出）通知警察局。

当她睁开眼睛，理查德正站在她面前。他低着头，那副神态使人联想到正在等待着雷击的人。

“妈妈好！”

汉森太太的激动瞬即变成愤怒（这种转变的方法只有做母亲的才能掌握）。

“你到哪儿去了，理查德？”

接着，在她用丧尽天良的儿子和慈母破碎的心这类辞藻来教育理查德之前，她仔细看着他。突然她惊叫了一声。

然后悄声问：

“你去到露天下了？”

她的儿子看看自己满布尘土的靴子（没有套鞋套）看看胳膊，肘上星星点点的污秽和几乎弄破了的衬衫。他说：

“真见鬼，妈妈，我不过是想，我要……”他不再说下去了。

汉森太太问：

“是学校的自动门出了问题？”

“不，妈妈。”

“你明白吗？为了你，快要把我急疯了！”她徒劳地等待着回答。

“那好吧，过一会儿再谈。现在你去洗个澡。你的全身衣服连同最后一根线都要丢掉。机器人！”

机器人对“洗澡”这个词早已做出了反应，正在采取相应的

行动。

“把靴子脱在这儿，”汉森太太说，“你跟着机器人去吧。”

理查德执行这项命令时的面部表情，甚至比唇枪舌剑的抗议更加有力。

汉森太太用两个指头捡起靴子，一甩手扔进了垃圾通道。这个意外的负担使垃圾通道发生一阵忿忿的轰隆声。她仔细把手擦干净，然后又把手帕也跟着丢了进去。

她没有和理查德共进晚餐，而是令他和机器人一起吃。

她确信，这样更能显示她的气愤而且会收到比任何责备和惩罚更显著的效果。这将使他很快明白自己的错误行径。她常对自己说，理查德是个敏感的孩子。

可是，临睡前，汉森太太来到儿子的房间。她面带微笑，开始用抚爱的语调和他谈话。她认为，这样更好些，因为惩罚应该适可而止。

她问：

“今天到底出了什么事，迪克乖乖？”还在迪克很小很小的时候她常这样称呼他。而今，这个称呼所勾起的抚爱之情差点儿使她流出泪来。

然而理查德却把脸扭到一边。他声音固执而又冷淡：

“我就是不愿钻进这些讨厌的自动门，妈妈。”

“那又为什么呢？”

他两只手在薄被下面搓了搓（这薄被每天早上更换一次，当然是毫无传染性的）说：

“反正我不喜爱这玩意儿，没别的。”

“不用自动门你怎样去上学呀，迪克？”

“我提早起床。”他嘟哝着说。

“自动门有什么不好呢？”

“我讨厌它。”他甚至不看妈妈一眼。她情绪沮丧地说：

“好吧，你安静地睡上一觉，明天早上会好些的。”

她吻了吻他，走出房间，顺手关上光电管：房内灯灭了。

这一夜，汉森太太怎么也睡不着。迪克为什么突然讨厌起自动门来了呢？从前自动门也没有给他招过麻烦呀？当然，今天早上坏了，可这更应该使他认识到这种现代化交通工具可贵的价值。

迪克的举止是这样不理智……

不理智吗？这使她想起罗宾斯小姐和她的“诊断”。在孤独的一片漆黑的卧室里汉森太太咬了咬牙。简直是胡说八道！孩子不过是心情不好。睡觉，这就是他唯一需要的良药。

不料第二天清晨她起床后发现儿子已经不在了。机器人不会说话，但是会用机械手做出手势表示“是”或“不是”。这样，汉森太太不到半分钟工夫就了解到：孩子比平时早起了三十分钟，随便洗漱一下就匆忙离开了家。

不过他没有进自动门。

他走了另一条路——出了普通门。这种门的名称不用大写字母开头。

这天下午三点十分，汉森太太的传真电话发出悦耳的铃声。她直觉地感到有人要找她。当她打开荧光屏后，证实了自己的预感。

她匆忙照了一下镜子，希望能够确信经过一天来心烦意乱的折腾之后她的脸仍旧是泰然自若的。她打开传真电话的发射器。

“是我，罗宾斯小姐。”她冷若冰霜地回答。

理查德的老师很激动。她把话讲得很急促：

“汉森太太，理查德故意从太平门走出学校。尽管我要他从自动门回家去，但他不听。我不知道他现在到哪儿去了。”

汉森太太用精心选择出的辞令回答说：

“他回家去了。”

罗宾斯小姐很失望：

“您同意他这样？”

汉森太太的脸气得苍白。她决意要这名教师自量点儿：

“如果我的儿子不愿意进自动门，这是他和我的事。我非常清楚，学校并不存在一项规定，非要他进自动门不可，是这样吗？”她的表情显然要使人相信，即便有这项规定，她也要毫不在乎地破坏它。

罗宾斯小姐也怒不可遏。在联络中断以前，她连珠炮似地说完了要说的话：

“我要给他做心病探测，我一定要做……”

留下汉森太太站在电话机旁，一双一无所获的视线凝视在断了联系的屏幕上。激烈的争执迫使她在一段时间里袒护着理查德。如果他不愿意，难道非要他使用自动门不可吗？但是，忐忑不安的心情仍然折磨着她；理查德的举止毕竟是不太正常的……

他面带挑衅性的表情回到家中，而母亲却拿出全部克制力象未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来迎接他。

一连几个星期她都采用这种办法对待他。倒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她自言自语说，这不过是孩子的调皮行为罢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过去的……

有时她下楼用早餐，常发现理查德愁眉苦脸地站在自动门旁——上学的时间到了，他必须乘自动门前往。也曾有过这样的事，他一连三天都走“正常的路”。妈妈也不说什么。

每当他这样做了，特别是一天之内两次使用自动门——上学和回家，她的心就感到热乎乎的。她说：“瞧，这不一切都好了吗！”

但是过了一天，两天或三天，他象一个渴求吗啡的嗜毒者，又悄悄地从普通门里溜了出去。

发生几次这类事情之后，汉森太太绝望地想到了精神病医生和神经科检查的问题。可是一当她想到罗宾斯小姐，她就打消了

这个念头，虽然她未必认识到这个动机是真诚的。

汉森太太尽管经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但仍能适应新的情况。她命令机器人带着一套换洗衣服守候在门口（不用大写字母标示的普通门）。理查德顺从地洗澡更衣。他的下身衣服、袜子和套鞋无条件地统统被丢掉。汉森太太默默承担着这项开支。

有一次，她建议理查德陪她到纽约去。她希望看到他伴随她一起旅行，这是一个非常渺茫的希望而不是一项深思熟虑的计划。出人意料的是理查德并未反对，反而感到高兴。他毫不犹豫地走进自动门。他的眼神里丝毫没有乘自动门上学去时那种烦恼的表情。

汉森太太高兴极了。这可能就是培养他再次愿意使用自动门的有效办法。她绞尽脑汁寻找多种借口以求和儿子一同去旅行。她甚至不惜花费巨额能源开支和儿子同去中国欣赏了一天中国戏剧会演。

观看中国戏剧会演是在星期天。可第二天一清早，理查德却又径直从他惯于出入的那个墙洞里出去了。这天汉森太太醒得比平时早，正好看到这一情况。她心急如焚，双眼挂着泪花在他身后呼唤：

“为什么不进自动门，迪克？”

他回答得很干脆：

“长途旅行的时候用自动门好。”说着走出了宅院。

就这样，她的计划又成泡影。有一次，理查德回到家里浑身湿透了。机器人无所适从地围着他转来转去。刚从衣阿华州姐姐处返家的汉森太太看到这种情形不禁叫道：

“理查德·汉森啊！”

他气呼呼地说：

“下雨了，突然下雨了。”

汉森太太未能马上理解这句话的内容。打从她步行去学校学

习地理至今，整整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经过一阵回忆，她想象到了无数的水珠儿猛力地、连绵不断地从天上落下来——这是一股疯狂的势不可挡的自上而下的水流。任你拧紧龙头，捺下电钮，切断电源……都无法使它停下来。

她问：

“你在雨中行走了？”

理查德回答：

“可是，妈妈，我使尽全力往家跑。我并不知道要下雨。”

汉森太太默然无语。她陷入恐怖。可怕的设想使她说不出话来。

两天后，理查德患了鼻炎，喉咙干疼发痒。她不得不承认，病毒已经在她的庭院里找到了栖身所，就象侵入铁器时代简陋的小破房一样。

她的傲慢和固执已经寿终正寝了。她悲痛地承认自己已经束手无策：理查德必须找神经科医生就医。

汉森太太选择神经科医生是慎重而又仔细的。起初，她想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聘请。她甚至打算直接到医疗中心去交涉，说不定会找到一位理想的医生。

后来，她产生了一个想法：干脆以一个普通咨询者的姿态出现，在引起人们的注意方面，决不能超过居住在城市偏僻角落里乘坐公共自动门的任何一个市民。而如果在她自己的住区内求医，那么她每说一句话都是举足轻重的……

然而，在本住区内就医何乐而不为呢？A—3区享誉全球，它是权贵显达的象征。它是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动门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体，是最大、最富、最驰名的第一个区。在这个区内，既不需要工厂，也不需要商店，甚至不需要道路。每幢住宅都是一个小巧玲珑的独立城堡。它的自动门可以把主人载送至

世界上任何一个装有同样自动门的角落。

汉森太太细心查看了居住在 A—3 区内的五千个家庭的名册。她知道这名册中也包括几名神经科大夫。在这个富豪的住区内，医疗技术自然也是无可非议的。

汉密尔顿·斯隆博士的名字第二次落入她的眼帘。汉森太太的手指在地图的某处停下来。他的诊疗室离汉森太太的馆邸不过两英里。她喜欢博士的这个名字。他能住在 A—3 区，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他的医术是具有权威性的。而且他事实上又是她的邻居。他无疑会明白，以这样紧急的事情去求见他自然是慎重而又机密的。

她果断地给诊疗室挂了个电话，约定好出诊时间。

汉密尔顿·斯隆博士比较年轻，还不到四十岁。当然他也听说过汉森太太。她的来访受到博士的热情接待。

当她说明了来意，斯隆博士问：

“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动门坏了以后吗？”

“是这样，博士。”

“他是否表现出对自动门有恐惧感？”

“是啊，噢，不。看您想到哪儿去了！”她感到相当惊讶。

“不过，这是常有的事，汉森太太，这是常有的。说实在的，您如果仔细考虑一下自动门的工作原理，委实也有点儿可怕咧。您走进自动门，在一瞬间您身上的原子就变成了一个动力场，它被转移到空间另一个位置而形成另一种物质。正是在这一瞬间，您的全身机体是凝固的。”

“我相信任何人也不会考虑这种问题。”

“但是不能排除您的儿子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亲眼看到自动门发生故障。也许他警告自己：‘万一自动门坏在半路上，那可怎么办？’”

“不过，这纯属无稽之谈。要知道他是经常使用自动门的呀！他甚至陪同我到国外去过。我不是已经对您说过，他乘自动门到学校去，一周内总有一二次……”

“态度不勉强吧？情绪很好吗？”

“是啊，是啊，”汉森太太以勉强的口气说，“给人的印象是自动门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他。可是，博士先生，怎样才能解释这种现象呢？您如果能给他做一个快速的心理病探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她接着用不自在的语调结束了这段谈话：“这就够了。我坚信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斯隆博士叹了口气。他讨厌“心理病探测”这个词儿。但是未必能找到另一个什么词儿是他听得更多些的。

“汉森太太，”他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快速心理病探测’。当然，我知道在一些传真报纸上尽是一派肆意的渲染。有些文章甚至把它捧上了天。其实都不过是无限度的夸张罢了。”

“您说这是当真？”

“完全是这样。心理病探测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监视思维连锁反应的过程。您知道，脑细胞是通过无数条渠道相互联系着的。其中有些‘道路’比另一些‘道路’用得更多些。它们是思维的习惯，不论是有意识的或者是下意识的都是如此。从理论上讲，在一个具体的头脑里，这些‘道路’可以用来确定思维方面的疾病……”

“那怎么办？”

“接受心理病探测是件可怕的事，特别是对小孩子，不可避免地要酿成心理创伤。探测本身就需要一个多小时。此外，材料还要送往心理病中心分析局作分析，几个礼拜后才能得到病情结果。这还不算，许多精神病理学家认为，用当今的仪器探测心理结构，所取得的结果并不完全可靠。”

汉森太太咬住嘴唇：

“您是想说，没有什么办法可想罗？”

斯隆博士微笑了一下：

“绝不是这个意思。比发明心病探测技术早几百年就有了精神病理学家。请允许我和您的孩子谈谈话。”

“和他谈谈话，就这么算了？”

“如果有必要，我请您向我提供他过去的一些情况。但是，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和您的迪克谈谈话。”

“不，斯隆博士，我估计他不会同您讨论这个问题的。他呀，连和我谈话都不愿意，可我还是他的妈妈呀。”

“这也是常见的现象。”精神病理学家说服她说。“小孩子有时候更乐意和生人攀谈。如果您不同意这样做，那我索性就不承担这项治疗工作了，因为我看不到有其他的途径。”

汉森太太站起来，显然很不高兴：

“那您什么时候能光临舍下，博士？”

“星期六好吗？那天孩子不上学。您方便吗？”

“恭候光临。”

她派头十足地走了出去。博士送她到自动门旁。她拨动自己住宅的坐标。博士看着她跨进自动门。她的身躯现在只剩下二分之一，四分之一，胳膊肘和一条腿，完了……

这确实确实是可怕的。

会不会有朝一日自动门在转动中突然坏掉而把一半身躯留在这里，另一半留在那里？斯隆并未听说过这种事，可他相信这完全会发生。

他回到办公桌旁，估计了一下该花多少时间用来接待下一个病人。他知道，汉森太太未能争取到给儿子做心病探测而深感委屈和沮丧。

何苦呢？真见鬼！在他看来，象心病探测这类玩意儿纯属十足的诈骗。可为什么它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呢？这应看作是

人拜倒在机器脚下的例证之一。人能做到的，机器能做得更好。机器！越来越多的机器！机器充斥生活的每个角落！它冲击着时间，冲击着习俗风尚！

忽然，他对心病探测所执的否定态度开始使他不安起来。这不正好说明他害怕由于医疗的迅速机械化、对自己失去信心和机器恐惧症引起失业吗？……

斯隆决定和自己的私人分析员讨论讨论这个问题。

最初的十分钟过去了。这场面，大家都感到紧张、拘束。斯隆决定开始行动。汉森太太强做笑脸，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仿佛等待他马上创造出一个奇迹来。理查德在椅子上有点坐不安稳，他对斯隆博士经过精心筛选而提出的问题没有多大反应。他显得疲倦、苦闷，而且对此不加掩饰。

突然，斯隆博士问道：

“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儿去散散步，理查德？”

孩子的两只眼突然睁大了。他停止了坐立不安的姿态，对博士看了一眼：

“散步，先生？”

“我是说——到露天去。”

“您……常在外面走路吗？”

“有时是的，当我有兴趣的时候。”

理查德蓦地站了起来，高度的兴奋使他全身颤抖。

“我没想到竟然有人也在外面走……”

“可我常走，而且我不反对邀一位伙伴。”

孩子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

“妈妈？”

汉森太太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不过，她终于还是说出来了。

“那，好吧，迪克。不过，当心点儿。”

说罢，她用快速的敌意的目光看了斯隆博士一眼。

斯隆博士撒了谎。自从他进入专科学校以后，他从未再到露天去过。诚然，他爱好运动，但在他求学的那个时候封闭式游泳池和装有紫外线照射设备的封闭式网球场已经相当普遍了。盒子内的运动使那些害怕大自然风云变幻的人感到放心。正是这些原因，斯隆没有任何理由再到露天去。

而现在……阵阵清风却使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绿郁娇嫩的芳草却仿佛竟能刺穿他那双外加鞋套的靴子，扎在他的脚上……

“喂，请朝这边看。”理查德现在好象换了一个人，他心中的压抑感早已烟消云散。

斯隆博士瞥见小树林的密枝茂叶间有一个青蓝色的东西一闪而过。

“刚才掠过去的是什么东西？”

“鸟，”理查德说，“是一只青蓝色的鸟。”

斯隆博士惊奇地环顾四周。汉森家的住宅座落在一个小土岗上，形式玲珑美观。那边，稀疏的树林里夹杂着一片片嫩绿柔茸的小草坪。

由浓绿色镶嵌起来的五光十色的斑点构成了一幅幅红黄交错的画卷。这就是大自然的一朵朵鲜花。斯隆轻而易举地认出了存在于活的自然界中的这些现象，因为他曾在书本上和传真游艺会上看到过它们。

但是，这草长得这么整齐，花儿也开得如此井井有条……斯隆下意识等待着某种更意外的东西。他问：

“是谁经管着这些东西呢？”

理查德耸耸肩：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机器人干的。”

“机器人？”

“这里常有一大批机器人。有时它们拿着一种象自动刀一样的东西在地面上干活。这种刀是用来割草的。它们还经常修剪花朵和别的植物。瞧，那边就有一个机器人。”

孩子指着一个不可名状的小机器——它在一块平地上走着，忙忙碌碌地正在做着什么。在它那金属制成的皮肤上闪烁着耀眼的太阳光点。

斯隆博士大为震惊。他甚至不知道还存在着这类机器人。

“这是什么？”他忽然又问道。

理查德转过头来：

“这是弗罗乌利克斯家的住宅。坐标为 A—3, 23, 461。而那边那座尖顶小建筑物是公用自动门。”

斯隆博士仔细观察它的外形。难道它就是这个样子？博士首先感觉到的是：这原来是一个立方体的高高的东西。

“我们往前走！”理查德叫了一声，带头在前面跑。

博士跟在他后面，不过，却踏着有节制的稳健的步子。

“这一带的房屋你都辨认得清吗？”

“差不多。”

“坐标 A—23, 26, 475 的房屋在哪里？”这自然是斯隆博士的住宅。

理查德想了一下。

“噢，当然知道……您看到那里的水吗？”

“水？”斯隆仔细观望着蜿蜒在芳草丛林间的一条银带。

“当然，真正的水。它不停地流着，永远流着。可以沿着一排石块跨越过去。它叫河。”

“这很象小溪。”博士想了一下。他学过地理，当然，仅限于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而自然地理几乎已经变成死的学科了。除一些专业人员外，谁对它都不感兴趣。而且斯隆知道，这种河流和小溪都是理论上的……

理查德继续往下说：

“在河的那一边，就在生长着一大片小树林的山包后面，有一幢住宅，那就是 A—23，26，475。那是一幢白顶的淡绿色建筑物。”

“难道是它？”斯隆博士着实感到诧异。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的住宅是用淡绿颜色装饰起来的。

有一个小动物为逃避即将逼近的赫然大脚而拚命地逃进草丛。理查德目送它的背影，耸了耸肩：

“简直无法捉到它。我曾经试过。”

一只蝴蝶舞动黄色翅膀从他们眼前掠过。斯隆博士向它投以惊愕的目光。

到处是一片欢乐的、由各种音调组成的唧唧吱吱的叫声。随着听觉的逐渐适应和锐敏化，他开始觉察出，在这成千上万的声音海洋里，没有一种是人造的声音。

一块大阴影投落地面，而且越来越近，盖着了斯隆博士。他顿感一身凉爽，颤栗了一下，仰望高空。

理查德说：

“这是一朵云彩。一分钟后它就会飘向远方。您最好还是欣赏一下这些花朵吧，它们可香啦。”

现在他们已经走到离汉森家住宅几百码的地方。头顶上的那块云彩已经飘然而去，大地上又是一片灿烂的阳光。斯隆回头望了一下。当他发现他们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距离时，不禁大吃一惊。假如他看不到这幢住宅，而理查德又独自远去，试问，他这个成年人还能不能找到归途？

他不再想这些，又开始观赏这条快到眼前的水带。水带的那一边，朝那个方向望去，就应该是他自己的住宅了。斯隆新奇地想着：“淡—绿—色？”

过了一会儿，他说：

“你，可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研究员了。”

理查德带着竭力控制着的骄傲感说：

“当我步行上学和回家的时候，我总要想办法找一条新路走走，这样可以看到更多的新东西。”

“可你并不是每天都在外面走呀？我想你还是常常乘坐自动门上学的。”

“那当然。”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理查德？”不知为什么斯隆博士确信，孩子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就在这里。

然而，理查德却使他失望了。孩子诧异地扬起眉头：

“唉，说起来真倒霉。有时一连几个早晨下雨，我不得不坐自动门上学去。我真讨厌透了这种情况，可有什么法子呢？！两星期前我正好碰上下雨，我……”他下意识地看看周围，把嗓门压低到几乎是讲悄悄话：“着凉了。妈妈可生气啦。”

斯隆博士叹了一口气：

“那么，现在我们该回去了吧？”

理查德脸上掠过一阵扫兴的表情：

“那为什么呢？”

“我想，你的妈妈一定在等着我们。”

“也许。”孩子勉强转回身来。

他们在归途上慢慢走着。理查德毫无拘束地谈个不停：

“不久前，我在学校写了一篇作文，谈到我将选择什么古老交通工具——工具去旅行时（他差点又把‘工具’说成‘家具’），我这样写：‘我将乘坐同温层巨型飞机，看着闪烁的星斗和飘荡的浮云……’当时我多傻呀！”

“现在你要选择另一种吗？”

“那当然。我要坐汽车，而且要不慌不忙地走。这样我就能看到周围的一切……”

汉森太太忧心忡忡，局促不安。

“您不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吗，博士？”

“不太常见，是啊，不过我没发现任何不正常的情况。理查德很想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

“那为什么？外面那么脏，那么惹人讨厌。”

“这是志趣问题。一百年前我们的前人大部分时间是在新鲜空气中度过的。甚至到现在，我敢说，还有许许多多的非洲人从来没见过自动门。”

“可是理查德从小所受的教育是要他无愧于做一个 A—3 区的居民。”汉森太太忿忿地说。“要知道他并不是非洲人，我的天哪，而且……而且他更不是古人……”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汉森太太。孩子感到他需要走向真正的大自然，但他又明明知道这是不允许的。也没有勇气把这种想法告诉您或自己的老师。他思想上形成了沉重的负担。而这是危险的。”

“有什么办法能使他打消这种念头呢？”

博士坚定地说：

“这是徒劳的。最好的办法是对他的这种欲望因势利导。自动门出毛病那天，他被迫走进露天。打那以后他就爱上了露天。他徒步上学、回家是想重温那第一次激动人心的印象。现在我建议您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同意他出去两个小时。这样理查德会明白，即使没有一定的目的地同样也可以到露天去玩玩。那时您将感到，通过这些措施他会心甘情愿地乘自动门上学和回家了，您说是吗？我想，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事情竟然弄到这个地步？！这想法多可怕呀！我的儿子还能不能恢复正常？”

斯隆博士站起来：

“汉森太太，即使现在，他也是绝对正常的。只不过他渴望品尝的是被禁了的果子而已。如果您真想治好他的病，那您就声明不反对他。这么一来，这件事对他的吸引力很快就有某种程度的减弱。往后，年龄稍大一点，他就会逐渐理解到社会期待他的和要求他的是什么。他将学会服从。我们中间的这位反抗者归根结底是造不起反的。不过，他的造反思想，一般来说，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直到我们年老体衰的时候才能逐渐平息。当然，如果对他的这种思想进行不冷静的压制，那就有可能出现心理爆炸。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理查德一切都会好的。”

斯隆博士向自动门走去。

汉森太太问：

“博士，您不觉得做一次心理病探测是理想的吗？”

他回过头，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

“不能，绝对不能！在孩子身上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做这种探测是必要的。懂吗？没有任何迹象。”

斯隆的指头在离拨盘一英寸的地方停住了。他面部表情急剧地变化着。

“怎么回事儿，斯隆博士？”汉森太太问。

但他没有听到她的话。在他思考着自动门，思考着心理病探测，思考着窒息性的技术工艺垄断。

然后，他收回了手，低声说道：

“您知道吗？今天，如此美好的天气，我认为，最好还是迈开双腿走路吧……”说着，他已经离开了自动门……

【保】埃米尔·马诺夫 著

我的房客

朱兆顺 译

埃米尔·马诺夫 (Емил Манов) 是保加利亚当代著名作家之一，他从 1935 年起就发表作品，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专制法庭判处终身监禁。解放后，他发表了许多剧本和长篇小说，曾任保“作家出版社”副主编、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短篇小说《我的房客》是他近年的作品，构思新颖，文笔洗练，含义令人深思。作者于 1982 年逝世。

——译者

在他搬到我们这儿之前，我们这幢楼的名声很坏。当然，还不能说它同我们这个住宅区的别的楼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因为在任何一幢高层楼房里，总有一些以寻衅著称的凶狠的老太婆、惯于在下班之后“教训”妻子的爱吃醋的丈夫、热衷于在欢乐的人群中、在撕人心肺的录音机的喧嚣声中举杯狂饮的快活人。这一切，整个住宅区都是知道的，不过，邻近楼里的居民们还是一有机会就挖苦我们。街上的自动电话坏了，孩子们打起来了，大家总是说：“这又是七号楼干的！”“明摆着是他们的事……”我们楼里，一个人闯了祸，人家都跟着遭殃。有一阵子，我甚至打算把自己三间一套的房了换成两间一套的，搬到索非亚的另一头去住，况且，对于我一个单身汉来说，三间加厨房也略微嫌多。

我之所以成了单身汉，是因为妻子已弃我而去。她认为我在心理学教研室当助教的年头太长了。也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的那位平步青云的朋友伊凡诺夫。他是我们教研室里的副教授，而且正稳步向教授衔迈进。我自己也知道这种解释并非完全公道。很可能原因之一是我的孤僻、倔强的性格，它影响了我完成论文的答辩，象别人那样，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越过这一重要的障碍。但是，我总是以我的论文必须具有科学价值而自慰，仍然继续攻读文献，积累有关当代人既往开来的性格特点的资料。我不停地收集材料，可是工作却进展不大。于是，我决定换一套房子，我需要新的地方、新的幸福……

可是，三个半月之前，我家来了一位借宿的大学生。这件事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写论文和掉换住房的计划。

这位大学生名叫卡林·巴甫洛夫。他出生在一个州府，中等身材，碧蓝的眼睛，有一头浓密的头发。他穿着一条磨得发了白的旧裤子，一件花衬衫露在外面。这是一个当代的标准青年，这种人，大街上、电影院，咖啡馆里比比皆是。不太标准的只是他的那一双眼睛，它特别的晶亮，而且不眨不动。这双眼睛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使他那极为白皙的脸蛋显得更加突出。他说话来异常柔和而且好听，全身显得沉着而文静。

“是楼里的女管理员介绍我来找您的。”青年人对我说。他从我的表情看出了我并不想把房间租给他，便立即住口了。“请原谅，我知道是白白地打扰您了。再一次请您原谅。”

他转身就要走。这种在当代令人难以置信的文雅使我深感惊讶。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年轻人面前是有所过失的。

“请等一等，”我阻止了他，“您在哪儿上学？”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争取一些时间，因为在内心深处我还在犹豫不决。是确认我拒绝了他呢，还是允许他住到我这儿来？

他是怎么回答的，我也没有听清，好象说的是什么控制论，不过这倒无关紧要。孤独的生活早已使我感到百无聊赖，而这位卡林·巴甫洛夫也不象是会妨碍我完成论文的那种人。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向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不要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不要把姑娘带到屋里来。

“不带姑娘来，这是什么意思？”他问我。

我感到这是放肆，至少也是在嘲弄我，我已经准备回绝他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他的眼睛。于是，我又犹豫起来。我为自己提出的这个不合情理的、粗鲁的警告而感到内疚，便连忙向他解释说，对于青年人来说，有个女朋友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感到，即使在这个时候，卡林也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孩子般的、可说是幼稚型的表情。这种表情征服了我，也使我放心了。

我让他看了看即将属于他的那个房间，给了他外间的钥匙。很快，他就把放在管理员那里的箱子提了进来。至于房租，我们还没有谈。向他收多少钱，我毫无概念，而且对我来说也是无所谓。不过，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也没有问一问房租是多少，虽然看上去他绝非富家子弟。

我对这个青年人并没有看错。他十分规矩地遵守了我所提出的条件，以致于我甚至都没有感到他的存在。青年人只向我提了一个唯一的要求：请我允许他在房间里再安上一个电源插座。看来，他正在准备迎接考试。所以几乎从不出门，我没有看到有谁来找过他，因此我想，他在城里是无亲无故。

有一次，我看到他在同住在三楼的一位教授的女儿、我们宿舍的居委会主任说话，不禁大吃一惊。我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只听到他对那位姑娘说：“不知道，我不了解。”姑娘嫣然一笑，以难以掩饰的多情的目光望着他。这是一位美丽、严肃的姑娘，我知道她在语文系学习，而且已经有了对象。晚上我问卡林，他

是怎么认识教授的女儿的。

“我并不认识她，”卡林回答说，“她站在门外，我问她在等谁，我们就说了几句话。”

“这么说，你是随便问问的罗？她也没有生气？”

“为什么要生气呢？我只不过问了问她在等谁嘛！”

他用那双透明、晶亮的蓝眼睛望着我，仿佛想弄清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这使我感到愕然。

“可是，这种好奇心是要不得的。”我对他说，我忽然想起，这个青年人丝毫也没有关于道德的概念。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发现。

“您是想说，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什么也不能问吗？”

“不，不是的，这取决于问题的性质和我们同被问人的熟识程度。”

“我不明白。”他这样回答了我。

我感到有点恼火，但仍决定对他盘问到底，以便对他能有完整的概念。

“我要问您，”我说，“怎么，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卡林平心静气地回答说，“不过，我再也不向陌生人提问题了，谢谢您指点了我。”

青年人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我又感到他纯粹是在戏弄我。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在他这种岁数的人都是会这样干的。可是，从我的房客的言谈和举止中，又有某些东西可以完全否定这种假设，大概教授的女儿已经感到了这个“某些”，否则就很难理解她为什么那么温柔地接受了他的盘问。

我的房客干的另一件怪事也是属于心理性的，但它对我的影响却要大得多。这是在新学年开始的前夕，我散步回来，一进门，发现两部电梯都关着，原来是停电了。站在电梯门口的人都很沮

丧，有的人气愤地嘟哝着，一位手里提着沉重的网兜、住在七楼的妇女显得尤为激动，她是担心在丈夫回家之前赶不出午饭来。楼梯前面的平台上，她的两个儿子正在追逐嬉戏。卡林站得稍微靠后，认真地倾听着那些应当说是毫无意义的谈话，那双碧蓝的眼睛流露出他的好奇心。似乎他是第一次听到人们这样疯狂地诅咒这一技术上的故障。我打了个招呼，就朝楼梯走去，准备自己上楼，这时，卡林也参加了大家的谈话。

“我来帮您吧，”他对那位提网兜的妇女说，“我把您的孩子抱上去。”

在场的人都默默地望着我的房客，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已经把两个孩子分别扛到了肩上。孩子惊讶的程度也不亚于大人，但仍然快乐地喊起了“乌拉！”卡林扛着他们，在通向楼梯的门后消失了。

大家都愣住了。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轻，很快便听不到了。住在三楼的那位教授首先醒悟了过来。

“多么富有生命力啊！”他惊异地自言自语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肩上扛着四十公斤还能跑着上楼，不可思议！我搞了三十多年的生物化学，真是活见鬼，很难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没有能够把话说完，因为卡林已经连蹦带跳地跑下来了。他甚至都没有喘气。尽管天气很热，脸上也没有出汗。这位青年人几乎都没有发现自己的举动给大家造成了什么样的印象。

“现在该抱您了。”他对那位提网兜的妇女说。

“不，不，您这是怎么啦？！”那位妇女吓得直往后闪。

“可是，他们没有房门的钥匙，他们在门口等着您呢，请允许我……”

那位妇女躲到了教授的身后。

“年轻人，”教授小声地说，“您这是当真吗？难道您也能把这位太太抱上七楼吗？”

“孩子们在等她呢，”卡林重复了自己有力的论据，并朝我看了看。“或者，也许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不对吗？”

从他那纯洁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感到不知道怎么办了。他的这种诧异完全是真诚的。

“是的，卡林，”我说。突然间，我感到自己要对他负责。“不能这样干，这样干是不对的。”

我相信，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是多余的。

“谢谢您，”卡林想了想，说，“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帮助一个女人呢？”

我默默地望着他。忽然，我感到荒唐的倒不是他提的这个问题，而是我自己的结论。当然，我还可以坚持说“不行”。的确，为什么就不能用这种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方式去帮助一个女人呢？难道我们心目中的关于可以还是不可以、允许还是不允许的陈腐的概念就不荒唐可笑吗？在一心去做好事的时候，我们在心理上要遇到多少障碍呀，这简直令人吃惊！

晚上，我又为我的论文增添了几页。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不但我们这个楼，连整个住宅区都议论起我的房客的非凡的力量了。不知是谁散布说，他不是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我本人也确实接近于这样的结论，至少我发现他的内心非常奇怪地不协调。他在数学、物理，甚至哲学方面都表现了非凡的学识，另一方面，却连普通的生活常识都不懂。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好象是在一个闭锁的、与人们没有丝毫接触的书本的世界里长大的。

卡林的举止总是那么文雅、彬彬有礼。他大概在一个食堂里用餐，因为从来没有要求过使用我的厨房。每天晚上，他总是准时在九点夹着一堆书回来，接着就坐下来阅读。我感到他整夜整夜地在读书，因为他房间里的灯是常明的。每到月底结算电费的

时候，他的电费要比别人高出一倍。在其他方面，他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已不再提那些古怪的问题了。有两次，我看到他同教授的女儿在谈话，一次是在楼梯上，另一次是在我们住宅区的小公园里。这没有任何不合情理之处，只是一般的年轻人之间的交往而已。即使他们之间有更深一层的东西，也与我毫不相干。

我们楼里的住户都已经很了解他，对他也习惯了。除此之外，他那助人为乐的精神已渐渐地赢得了声誉，这是这里的老老少少都出乎意料的。他还精通技术，常常有人请他去修理热水器或电熨斗，调试电视机或帮助中学的高年级学生复习数学。他从未拒绝过任何人，也从来不要报酬，而且干得总是那么热心，那么得心应手，因此，人们都毫不客气地请他去帮忙。

“他不是一个小伙子，简直是一个天使！”有一天，以喋喋不休而闻名的我们的女管理员对我说出了大家共同的想法。

我仿佛感到，一种善良和忍让的精神在我们楼里扎下了根。动辄吵嘴的情况没有了，人们开始象卡林一样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了，甚至以往常常斗嘴、互相往死里骂的二楼的两位邻居也消了气。后来，我们的居委会主任对我说，这里面也少不了卡林的功劳。有一天，我的房客正在下楼，这时，两个男人站在各自的门口，正互不相让地挥舞盘子相威胁。卡林站住了，听着他们的对话。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常见的迷惑不解的神情。于是，这两个人便立即降低了嗓门，终于完全住嘴了。其中的一个后来对教授说，他看到卡林在看他们，便第一次要求自己冷静下来。

“彼特罗夫，”教授对我说，“我越来越相信，你的房客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

“他或者是一个天才，或者是一个白痴。你知道吗，有时候，这两个概念之间很难划一个界限。我女儿昨天告诉我，她绞尽脑汁做了好几天的一道题，他只用几秒钟就解出来了。她简直对他

钦佩不已，都引起她男朋友的嫉妒了。”

我笑了，可是，教授却沮丧地摇了摇头，说：“这种人是很难预卜的，你知道他能干出什么事情来吗？……”

他说对了。一天晚上，我捕捉到一个新的思想，正在埋头写论文。已经是很晚了，突然，楼上什么地方传来了东西落地、跺脚和女人绝望的叫喊混成一片的嘈杂声。很清楚，这是楼上的邻居长期出差之后回来了。他有一个习惯，每次出差之前，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总要把妻子狠揍一顿，因为对她的贞操怀有疑心。回来后也是如此一番。他在一个财经部门工作，有一种病态的嫉妒心。

我期待着楼上的喊声会停下来，可是却偏偏没有停。该去干点啥了，但我又犹豫了。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卷入他人的纷争是不会有吉兆的。正当我在进行思想斗争之际，我听到卡林跑出房间，关上了大门。过了一会，楼上的喊声停止了，却传来了充满醋意的丈夫的辱骂声。我跑到走廊里，开了一道门缝，侧着耳朵听着。

“你给我滚开，黄毛小子！”那位邻居在怒吼，“你凭什么要管别人家的事？！”

“请原谅，可是我不能滚开。”我听到，这是我的房客的温柔的声音，“您的夫人在呼救，我是来帮助她的。”

那位小心眼的邻居破口大骂。各家各户的房门都一一打开了。

“告诉你，给我滚开！”

楼上的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是阵长长的、急促的铃声。我丝毫不怀疑，这是卡林在按铃。后来，又听到大家在劝他回去，可是他宣布，不解救这个女人，他绝不离开。我一看事情马上就要闹大，便连忙冲向楼梯，想把他拖回来。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阵野兽般的咆哮和打耳光的声音。我加快了脚步。

在楼梯口，那位财经工作者正在揍卡林的耳光，而他却站在

那里看着他打，都不进行自卫。我害怕了……倒不是为卡林而担心，我知道他力大无比。我是为那位爱吃醋的男人在捏一把汗。可是，卡林仍然垂着双手，只是每挨一次耳光，他的脑袋就轻轻地颤动一下。我跑了上去，想制止这一场闹剧，卡林却举起手来，轻轻地推开了我。

这时候，那位邻居好象才有所醒悟。他闪到了门里，用力地把门一关。卡林盯着他，仍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有人说应当去叫警察，有人说，这简直太岂有此理，叫他向法院起诉。卡林下了楼，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跟着他下来，在客厅里喊住了他。卡林仍然象往常一样安详，脸上也没有留下任何挨揍的痕迹。

“卡林，你看见了吧。”我们已经熟悉了，已经改称“你”了，“你去管这件事又是何苦呢？他是能把你揍死的呀。”

“他不会打死我的，”卡林小声地说，“而且我也不能不管，我就是这种天性。好象这叫做天性吧？”

“你这种古怪的脾气我简直不能理解。你怎么能忍受这一切而不还手自卫呢？或者起码离开他也行。那个白痴在揍你，而你却象个傻瓜一样站在那里……”

“他一定也精疲力竭了，你听，他的妻子再也不喊了。”

这是实在话，这个回答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是我简直不能想象，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这样冷静。

“你这样是救不了任何人的。”我只能这样说，“你是在鼓励暴力，他以后还是会揍老婆的。”

“可能，可是我认为不能用暴力去制止暴力，只能以柔克刚。”

“高谈阔论！”我尖锐地反驳说，“我不明白，一个年纪轻轻、血气方刚的聪明人怎么会持这样的观点，而且还要宣扬它。按照这种哲学，对于屈辱和欺凌只能一味地忍受，况且这还是来自象楼上那样的畜生……”

“他也是一个人。”卡林说，“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绝对正确。”

说完，他就急急忙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这是第一次因为看法不一致而没有同意我的论点。这很好，我并不喜欢他那么顺从地听取和接受我的意见，并不断地表示感谢。他走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当然，并不是怕他，而是在为他担心。

卡林做得是对的：楼上再也不闹了。可能是，丈夫虽然还在揍她，但女人已不再呼救了；也可能她已经抛弃了那位心眼太小的丈夫。有谁知道呢？我和卡林再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一切都顺其自然地过去了……但是，我始终还是为我那位可爱的房客而担心。

昨天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它不幸地证明，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我从学校回来一听说，就连忙往急救医院跑，而卡林已经不在那里了。人们告诉我，根据卫生部的特殊安排，小伙子已经被送到科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我丝毫也没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大家给了我实验室的地址。我进了一座五层的大楼，那里有无数的办公室。我向所长作了自我介绍，并且说，卡林是我的房客和朋友，请他告诉我卡林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所长没有回答我，他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电钮，请女秘书把我带去见卡林·巴甫洛夫。

在一间不大的厅室里，卡林躺在一张类似手术台的桌子上。看到他那蓬松、淡黄色的头发，我立刻认出了他。他那双明亮、碧蓝的眼睛里，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迹象。桌子旁边站着两个年轻的男人，另外一个人正在俯身察看卡林的尸体，我进去时，这个人突然抬起头来。我险些没有晕倒。在我的面前，有两个卡林·巴甫洛夫：一个躺在桌子上，已经停止了呼吸，另一个手持螺丝刀，正在对死者施行什么法术。

半个小时以后，我和活着的卡林·巴甫洛夫一起在所长的办公室里喝速溶咖啡。这位所长仪表堂堂，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嘴角稍微翘起，看上去是个富于幽默感的人。

“彼特罗夫同志，”他说，“我们对您非常抱歉，我们把一个机器人派到您家里去了。因为你们那个楼名声不好，我们才把它派去的……这是一个试验性结构的机器人，它曾经引起过许多争论。你已经猜到了吧，我们这个模型的原形就是巴甫洛夫同志……是的，”所长突然笑了起来，“巴甫洛夫同志是一个天才的控制论和程序专家，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天使。我们对他的作品赋予了他性格中最优秀的特点。”

“是的，这就使我的机器人失去了防卫反应，”卡林·巴甫洛夫插了话，“我们本想制作一个真正的人的模型，可是……”

“总之，这个模型的结局并不十分或功，”所长接着说，“应当承认，是我坚持了这样的方案：‘要绝对的善良，没有丝毫的防卫反应。’”

卡林·巴甫洛夫揶揄地插了话：“因为，所长同志的所谓防卫反应就是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对一个机器人来说，是不允许使用暴力的，任何程序的机器人都是这样。”

“我现在还是坚持这个意见。”所长说，“但是，巴甫洛夫同志也是有道理的。具有防卫反应的善良的人必然会受到暴力的影响，所以，到一定的时候也就不再是善良的了。可是，没有防卫反应，善良是不会持久的，是没有生命力的。”

卡林微笑着告诉我：“您的房客想去制止一场街头的殴斗，他的脑袋被人砸碎了，胸部也被捅了一刀，晶体管全部失灵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所长叹了一口气。“唉，怎么才能解决它呢？”

最近三个月来我们楼里发生的一切在我的头脑里一一闪过。我说，机器人为人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那么，您想建议我们做些什么呢？”卡林·巴甫洛夫笑了。
“给每个楼都派一个人工的卡林吗？可是，要做到一点，整个太阳系的能量都不够用。”

“是的，这是一个理想的模型，”所长说，“但是，还是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说得对，社会革命是不能由技术演变来取代的，它应该创造出自己的‘模式’，这不是坏事……是的，是的，”所长又忧郁地说，“我和你们，巴甫洛夫同志和彼特多夫同志，还有足够的生命力，来者可追。当然，我们是会做出许多机器人来的……”

他没有来得及把话说完，住在三楼的那位教授的女儿没有敲门就闯了进来……她脸色完全变了样，一双眼睛，哭得红通通的象个泪人。

“他在哪儿？卡林在哪儿？”

她愣了一下，突然，兴奋得叫了起来，冲上前去，紧紧地搂住了青年科学家卡林·巴甫洛夫的脖子，不停地吻着他。

“活着，活着！啊，卡林，你知道我是多么地为你伤心呀……”

我们都尴尬得说不出话来，卡林·巴甫洛夫更不知道如何是好。当然，当了解到这三个月内爱上了谁之后，最感到尴尬的还是那位姑娘……

半年之后，卡林·巴甫洛夫疏远了自己原先的女友，压倒了姑娘原先的追求者，同教授的女儿结了婚，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和明显的防卫反应能力。又过了半年，我通过了候补博士论文。虽然主考人皱起眉头，不解其中之奥妙，我毕竟还是当上了副教授。

现在，我正在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而苦苦思索。

【日】宫崎惇 著

爱

邵建设 译

本文译自日本 1979 年出版的《超短篇小说杰作选》，作者宫崎惇是颇有名气的科幻作家。作者在这篇作品里，以幽默的笔触，描写了未来社会的一个侧面。作者试图通过这篇小说，说明无论到什么时候，人类的感情都不是机器或别的什么所能取代得了的。

——译者

机器人不许危害人类，而应保护人类的安全。

——机器人定律第一条

孩子房间里传来的婴儿的哭声，早就把这对年轻的父母吵得焦躁不安、六神无主了。

母亲空着两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急得团团转；埋头读书的父亲终于也看不下去了，“啪”的一声扔下书，双手捧住了脑袋。

婴儿的哭声持续不绝，而且一声高似一声。

忍无可忍的父亲跑到走廊上，母亲也不甘落后地紧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两人“砰”的一声，使劲推开孩子房间的门。

“请保持安静！”

守护在婴儿身边的机器人嘀溜溜地转动着透镜的眼睛，开口说道。

“安静个屁！”父亲大发雷霆：“还不都是你让孩子嚎个不停，吵得我们心烦意乱，什么也干不成！”

“我明白您的意思，”机器人说。“但是，小姐只是想哭，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她只是想哭而已。孩子想哭，这是没法阻止的。”

“是不是肚子饿啦？要不就是哪儿不舒服？尿布湿了没有？兴许太冷？或者太热？”母亲喋喋不休地提出一大堆疑问。

机器人摇了摇它那沉甸甸的脑袋：“都不是。”声音铿锵有力，“我是专门的育儿机器人，抚育幼儿是我的职责。我的脑子里密密麻麻塞满了幼儿心理学。”

两人不吭声了。

“幼儿为了运动时常要哭。现在正在哭的小姐就属于这种情况。等她哭累了，自然就会睡觉，醒来时才会有精神。”

它的话音伴随着婴儿一刻不停的有力的啼哭声，震得两人的耳朵嗡嗡作响。年轻的父亲和母亲不知不觉地退到了门口。

来到走廊上，父亲颓然地垂下双肩，有气无力地说：

“人也好，动物也好，没有不讨厌哭声的。”

“我们是不懂育儿之道，”他的妻子没理会他的话，“但我们起码有疼爱孩子之心。还说是什么最新型的机器人呢，简直也太冷酷无情啦！”

父亲现出一副狼狈相。

这个育儿机器人是他从旧货市场偶然买来的便宜货，只是外形比较新颖罢了。可他对妻子却谎称是最新产品。

“难道就没有比这个再好一点的机器人了吗？”

“再好一些的？总之，只要不让孩子哭就行啦。”父亲扭身想逃。

“你居然能说出这么狠心的话。告诉你，孩子可是我们俩的孩子！”母亲的语气强硬起来。“都是那种机械的抚育法害得她哭个不停。可怜的宝贝哟！”

“我知道啦。”父亲被说得哑口无言。忽然，他制止住母亲，竖起耳朵倾听着。“孩子好象不哭了？”

果然象机器人说的那样，婴儿大概哭累了，哭声听不见了。

“真的。”母亲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不过，我还是想要一个真正疼爱孩子的育儿机器人。总是这么牵肠挂肚的，我可受不了。”回到屋内，她又说了一句。

不仅是这对年轻的夫妇有这个要求，希望给机器人灌输爱的呼声四处可闻。无论什么地方的父母，都和这对夫妇一样，或多或少有过同样苦恼的经历。

舆论沸腾了。电视台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播放以父母和子女的爱为主题的专题节目。甚至连各种动物也纷纷出场了。

电视屏幕上充满了这样的镜头：有每天都给被人抓住关在笼子里的小麻雀送食的老麻雀；有故意把幼狮从高高的悬崖上推下来，严厉培育它们的大狮子；还有被猎人的枪弹打中也死死抓住大岩石不放，保护在岩石下嬉耍的小熊的母熊等等，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动物况且如此，如果把动物的脑细胞作为重要部件移植到机器人身上，其意义该有多么重大！

敏感的机器人公司马上试制了一批新型机器人，并开始实际表演。

那对年轻的父母也在电视上看到了这种机器人，乐得满目生辉。特别当他们看到新型机器人高明地将哇哇大哭的婴儿哄得不哭的镜头时，真是又感动又高兴，不由得垂下泪来。

“它们可真象几十年、几百年前的父母们啊！简直和风俗史上描写的一丝不差！”

“政府就不能早点批准生产吗？只要一生产，我马上就把家里的机器人换掉。”

这种机器人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在机器人的头部安上动物的脑细胞，然后接上新的电路就行了。根据这个原理，可以将各种感情移植给机器人。但是，这只限于法律所承认的感情之内，严禁将人类的感情胡乱地移植给机器人。然而，新试制的育儿机器人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政府终于审议了《对育儿机器人母爱移植法案》，并获得了全场一致的通过。

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新型机器人，那些不富裕的家庭也把以前使用的机器人送去改装。

机器人开始热心地抚育起幼儿和孩子来了。从此以后，笑声代替了哭声。大街小巷、各家各户充满了欢声笑语。

父母们得以安心地工作、吃饭、游玩，一点也不用操心孩子。他们只是偶尔去孩子的房间看上几眼，免得忘掉孩子的模样。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父母们真是又惊又喜。

那对年轻的父母也早早地赶到机器人工厂。

“明天什么时候能改装好呢？”

“这个嘛……自从政府批准以后，许多人都把机器人送来改装，忙得我们是脚打后脑勺。现在正是最忙的时候，”机器人工厂的接待人员说道，“所以，最快也得等到明天下午一点。”

“这么晚呀……”

这段时间孩子由谁来照看呢？两个人不由得迟疑起来。

“我们自己对付对付？”

“行吗？”

但是，机器人总是要改装的。现在他们的机器人只不过相当于一堆废铜烂铁。结果，夫妇俩还是把它卸下汽车，运进工厂。

“辛苦辛苦吧，顶多坚持到明天。”

“只要给我们改好就行啊。”

两人放心不下留在家里的孩子，匆匆驱车赶了回去。

当天夜里，小两口寸步不离地守在摇篮边上，一夜都没敢合眼。直到明媚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开始驱散黑暗的时候，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好啦，再等几个小时，新的顶呱呱的育儿机器人就该回来了……

两人大张着嘴，美美地打了个呵欠，不知不觉地靠在椅子上打起盹来。可惜好景不长，不大会工夫，孩子的哭声就把他们从梦中惊醒，不得不跳起身来。

每家的父母在大发脾气孩子面前差不多都束手无策，只能左摇右晃地哄孩子。这对把养育孩子的工作全都一股脑儿推给机器人的年轻父母自然也不例外。

婴儿象火烧屁股似地号啕一阵，突然停了下来，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接着，象是又想了起来，“哇哇”地大哭大闹起来。

“你不觉得有点反常吗？”

“真棘手啊！这可如何是好？”

母亲把手心贴在婴儿的额头上一试，禁不住惊呼起来：

“这么热！孩子得病啦！”

“病了？怎么偏偏赶上这么个倒楣的时候！”父亲抚摸着一夜之间变得尖尖的下巴颏儿，扭了扭腰肢。

“你磨蹭什么！还不赶快与医院联系！”

父亲慌慌张张地蹦起身来，没小心绊在地毯上，一个跟斗摔出去好远。

医生赶来了，给婴儿打了一针。婴儿的呼吸平稳下来了。

“现在不用担心了。”医生说完，便转身离去了。

小两口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下午，望眼欲穿的改装过的机器人终于回来了。夫妻俩欢天喜地地把它迎到家中。

“我不在家，让你们受累了。小姐一切可好？”机器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开口问道。

从外表上看，它似乎没什么变化，但表情却显得柔和多了。

当听罢二人讲述了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机器人脸色遽变，急忙奔向孩子的房间。在他们两人的眼里，机器人确实仿佛变了脸色。

婴儿打过针后，正陷入酣睡之中。

“可怜的宝宝……”机器人挨近婴儿，和她贴了贴脸。“只要有我在，你就没事了。”

“要是再迟一步，我们和孩子真不知会怎么样呢。”父亲把手放在机器人的肩上。

母亲也满眼垂泪，连连点头。

在机器人的看护下，婴儿的病神奇般地痊愈了。小两口高兴之余，不免心中暗暗称奇。

孩子的气色一天一天地好了起来，有时甚至还发出欢快的笑声。孩子那可爱的笑声不时传到父母的房间里，逗引得他们左一次右一次地跑到孩子的屋子里去。婴儿嫩声嫩气的欢笑声和机器人瓮里瓮气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回旋在孩子的屋内，经久不息。

小两口心想，这下总算可以放心了。他们常常私下赞不绝口地品评说：“真不赖！比我们想象的还好哩。”

打那以后，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一天，也就是领完工资后的第二天，夫妇俩要去城里游玩一番。

“我们走啦，再见！”一边发动着汽车引擎，他们一边向二楼的窗户挥着手。

机器人扶起抱在怀里的婴儿的小手，一摇一摆地回应着。什么也不明白的婴儿只是“咯咯”地叫着、笑着。

目送着夫妇俩的车子消失在院门外，机器人也想离开窗沿。但是，它忽然象是想起了什么，目光落在婴儿的脸上。接着，它

把孩子柔嫩的身体反过来调过去地察看了一番，末了，又把目光射向窗外。

覆盖着绿色草坪的庭院里阳光明媚。机器人三番五次疼爱地把脸贴在婴儿的脸蛋上，婴儿痒痒得一个劲地扭动着身子，“呀呀”地叫着。

说时迟那时快，紧接着只见机器人一扬手，婴儿的身体便朝着庭院急速地跌落下去。机器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柔波，一直紧盯着跌落下去的婴儿。只听得婴儿发出一声尖厉而又短促的哭叫，便戛然而止了。

到了夜里，这对夫妇才转回家来，当他们得知这个噩耗时，惊讶得面面相觑，茫然失措。

“都怨我不小心！都怨我不小心！我要再注意点就好啦！我要再注意点就好啦……”机器人声音颤抖地反复说着同一句话。

“孩子的病毕竟还没好利索啊。”母亲哽咽着说。

“都怪当时我们一时疏忽。要是孩子不得病，也不至于……”父亲抚摸着婴儿软绵绵的脑袋说道。婴儿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了。

“都怪我不小心，都怪我不小心……”机器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别难过啦。这不是你的过错，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父亲和颜悦色地劝慰着耷拉着脑袋、重复着同一句话的机器人。他们还以为这个不幸都是那场病造成的呢。

“都怪我不小心，都怪我不小心！我要是再注意点就好啦……”机器人依然唠叨个不停。

到了月末，收款人陆续地找到客户的门上来。他们是机器人公司派来收取改装费的。

“这种改装后的机器人性能如何？”收款人笑嘻嘻地问道。失去孩子的年轻母亲扫了一眼帐单，不由得“啊！”地失声叫

起来。

“我家的机器人装的是狮子的脑细胞哇！我这倒是第一次听说哩。”

“这是敝厂最新的科研成果。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从母狮身上取出脑细胞移植在机器人身上。移植这种脑细胞的机器人，不仅思维敏捷，而且还充满了母性的慈爱。经它抚养的孩子，想来个个身体健壮，不似那些娇生惯养的……”

收款人滔滔不绝的话语传到了正在隔壁读书的年轻父亲的耳朵里。

“狮子的脑细胞？哎呀，莫不是……”倏地，他脑海里闪现出曾在电视里看到的母狮把幼狮推下山坡的镜头。失去孩子的年轻父亲茫然陷入了沉思。

说明：

这个小集子里的六篇短篇科幻小说出自 1984 年江苏科技版的《科学文艺译丛》的《赤鯪》一书。原书信息：

【书名】赤鯪

【从书名】科学文艺译丛

【作者】孙宗鲁，董眉君编

【形态项】338 页；20cm

【出版项】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0 一版一印

【书号】10196.037

【原书定价】1.52 元

【主题词】文学(学科：作品 地点：世界 学科：选集)

更多精彩尽在读书中文网：<http://www.rbook.net>

書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开卷有益，如喜欢此书籍，请购买正式出版物

《如此美好的天气……》二校精排版

全书由 Ken777 按实体书照相处理、OCR、校对、排版制作。

2008 年 03 月 15 日二校

